澤堂集 別五

行狀

2

#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九目錄


行狀中
礪城君宋公寅謚狀
綾海君草塘具公宬行狀
曾祖考 贈吏曹判書行中樞府都事府君行狀
禮曹判書 贈左贊成東岳李公行狀
平安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洪公命耉行狀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九

行狀中

礪城君宋公諡狀

公諱寅字明仲號頤菴宋氏系出礪山郡有諱松禮仕高麗爲都僉議諡貞烈公其十世孫也曾祖諱恭孫訓鍊院都正 贈領議政祖諱軼相 中廟朝策靖國勳諡肅靖考諱之翰 贈户曹判書妣宜寧南氏 贈貞夫人公生正德丁丑七月丁亥十歲尚貞順翁主 中廟第三女也初授順義大夫礪城尉用廷臣應製詩居首 特進階資義 明廟卽祚進階

通憲提調司饔院用 詔使時能辦享進階奉憲癸亥丁内艱服闋以肅靖公世嫡襲爵封君兼管儀賓忠勳兩府公事提調尚衣院屢兼都摠府都摠管詔使之至屢爲延慰使則以文特選也萬曆辛巳翁主先卒甲申七月丁亥公病臂疔以終春秋六十八在病 宣廟遣醫齎藥問遺相繼旣卒悼恤賻祭之儀加於常典乙酉二月禮葬于楊州治蘇羅山先塋之次翁主墓之右公天資明粹體質端重當禁臠之選德器已成及就館視榮貴若浼已賓禮師友日講習爲業遂大究六籍諸子之奥而於說禮尤精博操

存踐履而造於純熟餘力遊藝而至於深眇其詩文
閒靖雅婉絶去浮靡奇僻之態其書法方正嚴密自
有淸明秀潤之氣蓋莫非道義充積之發也居家事
親竭誠盡歡及喪致哀盡禮幾至毁滅旣早喪妣事
繼母極敬愛母不知非己出也祭祀之禮情文並至
其所定儀節世多傳法之友睦親戚先惸獨而急患
難雖窮閻陋巷源源造訪不怠其與人交不問貴賤
皆致欵曲禮賢下士持謙折節人有一善一藝愛賞
推奬如或不及篤恭至愼無間表裏周旋語默率履
矩度性好淡泊頗事修養常服鹿皮裘亦自號鹿皮

惟梁雖

偕梁諧



翁朝夕往往屏肉食盖恐豢習膏腴不堪喪制也燕寢不以鍮銅爲褻器盖恐異時或鎔作飮食器也惟於儀章不願致美冠帶服飾悉遵華制焉好遊佳山水乘閒命駕盡域中竒異之觀中年作亭於漢濵扁以水月其志也日邀騷人韻士觴詠偕樂於是水月之勝擅一國矣雖徇徇於繩約之内而風流才伎亦自超邁每當公私賔燕儀采照映談諧間發衆坐咸屬耳目甞侍 明廟内宴 上擧觴曰盍爲雅唱公即以祝釐之意作短歌歌之 上大悅當世碩儒如退陶南冥東洲北窓栗谷牛溪諸先生咸敬重之談

經講禮多所折衷又與柳眉巖叅定字訓一時文章翰墨之彥皆推遜其長盧蘇齋常欲破格論薦處以宗伯文衡之任而竟不果士論至今嗟惜 宣廟特加恩禮常有所質問他儀賓莫望焉 賜第不戒於火 宣廟將令有司重建以公力辭只 賜其工費公別營外墅以彰 上賜仍獻第基以謝曰此本國地非賤息所世有也 宣廟嘉歎賜賚加厚焉所著詩文甚富而佚於兵火只一卷行世其筆跡則散在金石世多傳玩嘗自言吾所書 康陵誌文最是着意筆他書皆不及墨本今不傳惜哉翁主惟一子曰

惟毅生二男曰圻文科僉知曰垓縣監僉知有二男
四女長熙業杆城縣監次榮業察訪女婿正郎李惟
清僉判鄭廣成僉正柳舶士人尹善言也公有庶出
子二人曰惟純惟良內外孫曾若干人今 上擧墜
典追謚諸名臣杆城兄弟將爲公上請使植爲狀植
嘗聞前輩言我東方文學莫盛於 明宣之世盖上
自公卿下至庶賤經術詞章彬彬幾比屋矣然其出
羣拔萃之士則指亦不能多屈才難固其然也如公
生長紈綺出入 禁掖榮貴之極也其於學問踐修
宜若少暇而不染不淫專精爲己操戈講壇結軌文

圖雖格於近制不能登庸展布而立德立言聲施後世歷觀古今儀肎載籍所傳蓋未有如公之無美則其亦出羣拔萃之才乎宜夫紀實易名以光于士林以式于戚里以昭揭于永久謹具行跡始末敢告于有司

## 綾海君草塘具公行狀

具公諱宬字元裕號草塘本綾城人遠祖存裕始顯於高麗曰珣曰民瞻並以科名進曰藝以勳封㻂城府院君采其郡子榮儉嗣爵生門下政丞文貞公禕文貞生判安東府事成老始仕我朝生公州牧使揚

牧使生知中樞府事致洪知樞生諱壽永知敦寧府
事綾川君於公爲高祖曾祖諱希璟永柔縣令 贈
吏曹判書綾平君祖諱淳司憲府監察 贈領議政
綾城君考諱思孟議政府左賛成 贈純忠積德秉
義補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綾安府院君綾安凡四
男六女而公最長天資聰悟邁志學綾安義方甚
飭公弱冠業成連捷發解高等一時推爲巨擘萬曆
乙酉司馬同年別試及第權知承文院正字陞至博
士己丑薦爲承政院注書避從兄寃在翰林嫌遞復
爲博士陞禮曹佐郎知製 敎遷司諫院正言時方

傷疑殤

治鄭汝立逆獄嶺士崔永慶辭連被逮供辭多錯雖
大臣救解得釋而時論方申嚴鞫逆諫院遂起再究
之論先數日公適於翰林崔沂家遇慶尚都事許昕
昕言其方伯金晬亦云崔與汝立相從實有狀公仍
以其語傳諸僚席咸謂臺諫業有所聞不容有隱並
入彈辭中而以不可全釋爲斷則初無刻崔意也旣
再訊崔崔供云衰年悼傷精神茫昧致有錯說則服
矣與賊相從則未也時金晬已還朝 上召問之晬
引密陽敎授康景禧即追訊景禧景禧引晉州判官
洪廷瑞訊廷瑞廷瑞引州人某某則請訊不服事久

未解會崔病故乃已崔本以操行致時名卒被黷昧幽辱以殺右之者多以爲言辛卯時議大變公以吏曹佐郎坐鉤黨罷職顧按獄屬耳記籍具在金睟又居要路人亦未敢以前事誣公未幾叙復兵曹佐郎陞成均直講兵曹正郎壬辰西 狩百官倉卒多不扈從公新喪配獨居卽棄幼稚不收單馬從 駕行至開城府時大難猝急 上下沮喪無敢論事者公直前白 上曰今日變難皆首相某專國誤事所致宜先正其罪以謝國人而臺諫比周不言持平黃鵬以首相族甥護首相尤力請先黜鵬鵬時入侍公卽

面斥其罪辭色甚厲 上以公越位妄言 命罷職
然首相因是去位其儕類頗見疎斥自此仇視者益
衆俄叙復西班歷侍講院文學司憲府持平至龍灣
陞弘文館應教歷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侍講院
弼善癸巳特陞通政歷同副承旨至左副僉知中樞
府甲午復拜右承旨陞左歷刑兵二曹叅議丙申以
奏聞使朝燕還朝爲掌隷院判決事出海州牧使以
事罷歸辛丑復兵曹叅議遷大司成辭不拜壬寅鄭
仁弘使其徒上疏追論庚寅獄事誣謂公受成叅賛
渾指嗾陷殺賢士大司憲奇自獻等附會搆擊遂追

奪成先生官爵謫公配洪州同時名輩得罪者甚多公將行辭謝兩尊人曰小子誠有罪顧我家連姻王室而父子名位未替此清論所嫌也今日之謫焉知非福耶願父母勿念盖公之妹卽我 啓運宮仁嬪乃其親姑故云甲辰綾安公卒 上命釋公卽喪兩司爭之 上曰方錄扈從功具某非久當放矣兩司爭愈力得 旨乃已已而錄功二等賜劵須賞准例放還兩司累月論劾 上不從服闋例起嘉義封綾海君兩司又論劾不得請光海朝嘗兼副摠管選特進官諫院又劾之甲寅參會盟宴例進秩資憲自

壬寅以後鄭仁弘柳永慶等迭主朝論無所可否事專以攻公輩爲務而公以一傳語參 啓之故受困最偏論者幾不欲置之地上公恬然不以介意凡就閑盟府姓名不掛除目者十餘年惟時時差一廟社祭獻官公未嘗以疾辭出宿齋戒如家祭及祭必刋正祝文糾率非儀時有按擧人不敢抗卞諸執事若之曰寧差十祭官願勿逢見獻官每歲時朝請必參必顧眄左右百官班列或違資序者必請移易吃吃不止此等事士林傳以爲笑然亦可見其用意之專到老而不衰也平居杜門謝客家甚貧夫人至假貸

爲朝夕資公不問有無晨昏冠帶起居大夫人退坐一室終日觀書房櫳闃若無人及戊午大論起公已病瘓目眚猶諄諄語賓友曰此論吾决不可參由是不獻議不參請臺諫方論以遠竄會公病卒得釋吊祭禮葬依勳典焉公淳厚朴直其惡不仁出於至性而尤以忠信不欺自厲素不善書在塲屋不肯倩人代寫曰倩筆雖非國法所禁然爲士者當各獻其藝不可諱拙也每聞朝政闕失輒慼然不快及光海朝橫政日甚公聞之嘗憤慨涕泣寢食不寧所親或諷之曰公一何知見之晩耶此乃今之常事無足異者

他本國下有家字

公歎曰豈余心病耶將視變爲常者病耶爲人辭辨拙訥絶去矜飾信口而發論師心而造行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不爲人之笑侮而摧沮盖自少至老如一日焉其在龍灣 宣廟特垂眷注或不時 召對所與從容言國事甚密多有外人所不及知者一日 宣廟以平日所聞飛語質之公期期抗憤語少次第 宣廟自是不復召噫君臣之際可謂難矣公記性無人看文字一再徧終身不忘奧義艱辭心口俱到如刃迎縷解博通經籍以至國家典故氏族譜牒無不淹貫其爲文辭不務琱琢綺靡一以雅馴該暢爲主

先輩尹海平柳晉原諸公稱賞不已登第初屢魁課製太學士方欲處以湖堂會時議變不果選然公絶不以文翰自任寡與人酬唱常謂世人掇拾小文藻徒以爲突木計干人何事惟用詠詞賸章以應俗足矣由是平生所置詞稿甚略始公數被藉躪雖儕友亦以公爲踈戇壞事視爲棄人漸與之絶及廢朝政昏姦兇林立一時名輩以才望見容薰蕕竟別竄貶殆盡至若前後僉毳務以齮齕公者莫不名陷檮杌反正之後次第訖于顯誅而公以早廢之故卒爲完人持爵位以沒其所樹立皆關國家大體可傳於後

世者豈所謂不可及者耶然此豈公智慮所炳亦惟
正以竢之而其效如是矣今　上在潛宮初受學於
公反正時公季弟綾城公仲子綾川公首建大策勳
伐之盛近世未有而公以早終皆不及覩矣初用勳
例　贈議政府左賛成至是以不登庭請加　贈領
議政遣官致祭公生戊午某月某日卒以戊午某月
某日葬于楊州治東羣塲里前夫人河東鄭氏別坐
億齡之女生三男二女男長仁基前白川郡守次仁
垕卽綾川君次仁壆軍資監主簿早歿女長適宗室
豐海君浩次適察訪柳忠傑後夫人完山李氏正郎

鏗之女生一女適直長朴濟內外孫男女若干人植
童習從公學知公志行審詳故略叙其槩如右庶幾
當世立言之君子有所據而裁取焉

曾祖考 贈吏曹判書行中樞府都事府君行
狀

府君德水李氏諱元祥字國瑞議政府左議政容齋
先生諱荇第二子妣李氏宗室璋山副守稠之女也
府君少業文累中辭額遭金安老專國扇禍容齋先
生竄殁諸子並被禁錮自是不復事科業晩爲大夫
人在堂從蔭仕初補 敬陵參奉歷軍資監直長平

丘道察訪陞典牲署主簿造紙署司紙出爲興德縣
監三年遞歷拜軍資監判官都摠府都事中樞府都
事終焉府君形模魁傑器宇寬弘博綜經史兼通武
藝 中廟朝命撰歷代君臣圖像序贊容齋先生當
摠裁諸僚多所質正先生令府君對析靡不厭服
而去大將張彥良之壯征也請府君爲從事朝議以
蔭官無此例難之故不果府君以文武材局不幸早
躓於世雖棲遲常調而雅意不屑平居不事交遊惟
以觴詠自娛而已感風疾累歲壽亦不延痛哉以季
子貴累 贈至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配平山申氏同副承旨玉衡之女從 贈貞夫人夫
人姿相端麗聰慧夙成十歲已精於女工爲承旨公
手製朝衣承旨當衙仕令夫人自進所製衣夫人尚
短小每登繩床掛領紐一門傳以爲奇旣長而和順
貞愨嫁而婦道益虔容齋先生家敎甚飭未明受諸
婦謁諸婦以梳粧不及時常後夫人輙先詣先生宣
之申氏舊饒於財夫人又善持家不嚴而事理府君
素不問産業內外事一委夫人夫人未嘗以己財加
夫家府君亦知夫人之有而不矜也凡先鄕土田擧
以讓與兄弟曰吾婦家古阜世庄自裕子孫也府君

之欽異德也大夫人固在受其養季子參議元祿公以
侍臣時乞暇歸省 明廟內賜衣服藥餌使歸遺
特命本道設宴爲壽夫人母宋氏家在古阜郡與縣
隣近與大夫人同年生每肩輿往會宴樂世榮其孝
府君旣歿夫人不堪桑梓之戀率諸孫歸古阜修墓
祀敍親戚一鄕稱焉府君生正德丁卯九月初四日
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二十一日壽四十九夫人生己
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卒隆慶戊辰二月初八日壽六
十皆葬沔川烽燧山先隴之左坐酉之原同塋異封
有三男長曰涉乙卯生貟次曰溶忠順衛次曰洸甲

戊文科官至全羅道都巡察使生員一男一女男安
性安奇道察訪女適寧越郡守具瀋忠順二男三女
男安命興德縣監次安信　贈某官女適金象乾次
適愼謹次適鄭大伸巡察三男一女男安止次安直
前吉州牧使次安眞今韓山郡守女適任實縣監南
澈側室四男安分安耕安農安貧僉使察訪一男植
二女婿進士具仁至次主簿權勣側室男材進士寧
越二男前漢城府判官長源次眞源縣監一男織二
女婿繕工監叅奉高弘達次尹惟謙側室男根安信
一男機金象乾一男纘宗愼謹二男長前司諫院司

諫天翊次禮曹佐郎海翊安止一女婿生員柳義男
牧使二女婿進士宋錫奎次縣監韓梲郡守一男樟
前金山縣監五女婿敎官崔曒次鄭錫良次韓在次
俞櫻次鄭世輔任實四男長斗一次斗明次斗燦次
斗章前東部主簿餘不盡載曾孫某官某謹狀

禮曹判書　贈左賛成東嶽李公行狀

公諱安訥字子敏號東嶽或號東广而東嶽最顯於
世故門人從而稱焉李氏本籍京畿徳水縣仕而徙
于京其先保勝將軍諱陽俊知三司事諱劭版圖判
書諱允蓋司空柱國樂安伯諱千善軍簿佐郎知製

教諱仁範凡五代仕麗朝皆有贈職佐郎生工曹叅
議諱揚仕我朝卒 贈工曹判書判書生知敦寧府
事謚康平公諱明晨康平生知溫陽郡事 贈左贊
成諱抽贊成第三子諱宜茂號蓮軒以文學受知
成廟官至司諫 贈領議政五子連登文武科第二
子容齋先生諱荇官至左相久典文衡容齋長子諱
元禎配挹翠朴公誾女生諱洞甦己酉進士二代皆
不仕而猶不失文獻之傳進士公配慶州李氏大護
軍葛女隆慶辛未六月辛亥生公于漢京西里第年
十二出後再從父司憲府監察諱泌盖爲主蓮軒祀

隷恐作肄

也妣綾城具氏卽燕山君外孫以公貴 贈監察官
至左賛成具氏貞敬夫人公幼有異質自學語卽曉
文字晨夕吾伊絶不爲兒戲嶷然如長者進士公提
抱敎隷十歲愽誦經史學爲詩賦詞義卓然與朋友
唱酬編就十餘卷搢紳傳看稱爲奇童十六以騷賦
屢魁泮試 宣廟一日問大司成金公應南諸生中
可合異日主文者金公獨以公對 宣廟歷問公家
世年甲大奇之以姓名識諸榻上十八魁進士初試
連中漢試聲名大振有同進媢忌者造誣飛語將赴
省闈忽被停舉物論甚駭造誣者亦詘然公以童年

負才名橫被玷衊已知世道之難不復事舉業益肆力爲古文詞所交遊皆一時才俊相與砥礪名節傍睨若無人焉未幾監察公進士公相繼卽世旋遭倭難奔播顚沛之中克謹喪制不廢學問服闋歸京師與鄭古玉權石洲輩觴詠湖山間先輩詞宗月汀五峯諸公皆造門爲忘年交所親多規以堂有老親不宜自佚仍復求舉中萬曆己亥庭試第二名權知承文院正字數月陞秩爲北道評事明年謝病歸叙歷刑戶禮三曹佐郞陞禮曹正郞辛丑以進賀使書狀官朝天冬復 命選知製 教遷成均館直講顧崔

詔使之來遠接使月沙李公辟爲從事月沙遞而五峯代之酬酢兩使多用公詩兩使倨傲少許可及讀公詩拱手讃歎稱其好訬選工曹正郎秋爲忠淸道試官又以按覈　御史檢田關西還朝復爲禮曹正郎冬末出爲端川郡守郡以産銀稱腴自兵興貫廣禁弛吏饕民受其害公惟擇任監史整頓簿書而目不視坑冶秤量扁所坐軒以不易心三字揭銘示戒人以爲公之淸操文采果不下吳隱之而隱之遇亂撓節則不及公遠矣公以塞邑僻陋少文重修鄉校勸課儒生設養老會敦倫礪俗一境歡謠聞於朝廷

備局薦之擢授吉州牧使憲府論以驟陞改秩仍郡
頃之因公事忤臬司卽自劾免賦歸田詩以見志丁
具夫人憂守禮致哀國人益加敬嘆服闋仍居墓下
付西班祿不就丁未秋始復禮曹正郎俄出爲洪州
牧使復用備局薦進秩爲東萊府使先是馬島復欵
邊乞通好日本全陽柳相當國决議遣使關白源家
康禮待甚厚僧使玄蘇踵至直欲詣京進禮時 宣
廟昇遐柳相竄死 廟堂恥與倭釋仇又恐上國知
之止令境上館待而蘇意甚銳宣慰使不知所對再
申于朝朝議亦不能堅欲以慶州稱爲東京而迎致

受禮已行會到府公曰許至慶州是已開路終必上
京乃已即此止之無難也密令譯官宣言和事本
先朝相臣謀也今王大更政化相臣亦被誅爾雖煩
惱恐反有害也蘇時已徹聞朝廷有所變置而疑之
得此謀益憂懼自沮不敢復言上京公接宴之約之
際持以禮法間用辭辯折抑姦萌宣慰使倚以竣事
迄玆三十餘年境上接慰永爲恒式馬島歲遣貿易
船四十隻公費賜賚甚侈公定爲十四隻今雖稍稍
增加然比舊僅半皆公之力也萊府首被兵火荒墟
陶復遺氓無幾而復爲館客都會賓价商旅所走集

便民固圉視昔尤難公莅印未朞治理周徧觀察使
啓其儉約自奉勤恤邉氓田野開闢利興害去一境
之人安居樂業遂有褒旨賜表裏一襲未久辭病罷
還庚戌春復爲潭陽府使居一年觀察使節度使啓
其治績並賜表裏褒諭如例公以潭俗豪梗頗繩以
憲綱有仕于朝者亦絓法造謗公遂乞暇歸京憲府
劾其曠官罷之叙復西班會仲氏以石城縣監被黜
大夫人僑寓傍縣公卽求守錦山便道奉迎在郡三
年觀察使啓其廉謹自將褒賜如前陞還慶州府尹
時倭使到界上問公起居恠公左守錦郡故朝廷特

薦之云逾年坐爲監試官擧人敗塲與同列俱坐罷
乙卯春叙復戶曹叅議兼承文院副提調轉承政院
同副承旨俄陞右副庭試文士公居第二有廐馬之
賜是時權倖擅國士類在朝者絶少許鎬又同席公
恥之數引疾不出三牌招不進旣遆復拜猶辭免不
已鎬知其意嗾臺論罷之叙爲分司承旨拜忠淸監
司憲府劾遆之冬末復拜承旨丙辰海州獄起光海
主親鞫公目覩殘虐憂憤成疾每入侍卽告病歸院
主有所疑滯使史官歷問左右公俯首對曰病眩不
知所對且此獄根委原無聞見史官殊愕聞者大爲

公懇再以親病上疏乞遞未久還拜累辭得遞丁巳
爲禮曹叅議辭遞復爲承旨力求補外備局薦爲江
華府使用在政院叅典禮恩例進階嘉善又以江華
爲保障重地陞拜府尹委以營建行都於是工役並
興公治務簡靜民不知勞適與檢察使公事相貳劾
以違慢臺論繼發光海以公有政績難其代不許公
辭職又不許秩滿乃遞翌年春大夫人李氏卒公自
以出繼不得盡制爲至慟既反哭還卽墓下廬居朝
夕拜哭時年五十餘不食油醬終三年例付西班兼
副摠管未就中朝將遣監軍田某經略我國備局薦

公爲接伴使借銜正卿開府置屬一依儐 詔使例
公疏辭以不任重寄不許遂行癸亥三月方留定州
等候會令 上反正除禮曹參判監軍竟不來還朝
辭職遷刑曹參判乞暇下鄉久之拜戶曹參判兼承
文院司譯院提調初公預聞元勳密議而辭以西行
還朝又嫌於攀附再辭病就閑會濟州缺牧公謂銓
官曰當此新政不可尸祿請守濟州得以蘇殘自效
銓曹疑公不滿內職而有是言謗由是起公恒謂
反正改紀乃千載一時而朝廷命德討罪多徇私意
國綱不振職由於此嘗以特進官入侍極言是非不

一賞罰不公指斥名官辭甚激切朝士多以此辭避
當路譁然非之自是辭特進官不復入侍廢世子之
黜出也諫院以不卽論斷見遞銓曹使人私於公曰
公當首擬諫長須力主此論公大笑撝謝於是不悅
者從而構扇謂公自貳於新政已有譏察其動止者
而公殊不自疑冬　皇朝差官到毛鎭查問廢置狀
大臣舉公爲查文齎進使屬以專對與接伴使金德
誠偕赴皮島會李适叛於寧邊驛書秘報金邊欲告
毛帥請兵公曰方以國人請命質告于查官而忽報
大將內叛此疑端查官不日發歸且需後發之未晚

金不能強旣而查官準査歸朝賊兵竟入犯京公與
金相對涕泣馳還鐵山共謀起兵赴難俄而賊敗報
至矣公之在行嚴束譯胥使不得虛耗國幣而金不
能然公每規切之又摘金所使譯官盜㕘罪金方負
時望及見提策反疑公輕已侵官內積忿憾外示親
昵常同幕共飯察公語言及還京其子高方在瑣闥
父子上下飛謗應毅朴炡等先發論完城相方主論
議察遂與炡等議合聲勢翕赫臺閣靡然從之金又
上疏證之然朝廷素不信毛帥雖聞請援竟不出兵
反以掣後自功要責報謝朝廷患之故臺論亦不以

止請兵罪公但謂公揣摩賊情有不祥語遂下公于
理公一一自辨引同館使臣尹義立求爲証且請與
金對卞炡等恐金詘於理倡言李某之獄臺論實先
之金非告者不可追對以此脅持 廟堂大臣及禁
府諸宰心傷其寃而恐復觸激無敢貳辭惟尹義立
承聞狀 啓李某之爭止請兵只爲恐妨查事懸料
賊情出於憂慮必無他意由是 上意稍解命寬比
還甲子四月就配鏡城朝廷莫不駭嘆久之炡等以
立黨伐異被責出外勳臣近臣及儒生等相繼言公
之寃乙丑春量移洪川丁卯因虜變大釋罪錮公得

報追赴江都士民聞公至爭來餽餉街巷塡咽又上
疏陳公保障之勞 上見行宮供帳諸具皆公莅府
時所儲置特簡記焉會金高坐教人投疏陷儕類辭
服被謫父子失勢炡等又悔甲子事大爲高所誤矣
戊辰夏 廟堂薦江都留守議並及公 上命敘用
除授罷廢五年再任重莞中外咸喜暗行 御史啓
其清儉勤惠 命褒賜表裏如例秩滿仍任辛未春
始適拜刑曹參判追查江都儲備營繕功最進階嘉
義俄出爲咸鏡巡察使逾年又被當事詆罷繫章辭
逆道拜刑曹參判充奏請副使爲 章陵追典也時

海路有孔耿寇梗又改路鐵山㟁使船新敗漢船亦阻絕應行者皆祈免公者年遠官辭病在途而銓曹強遣之人謂公必不堪公入都數日即促行期冒雨潦下海無幾微見於色同行使臣逐日祭神祈禱甚瀆公自製祝辭只一祭發碇累遭颶風安卧不起賦詩不輟舟人恃而無恐既到 皇京宿戒左右曰禮部若以 國王嗣位已久追奉大事今始奏請爲疑問則此不可以國論不一對也當云國中歲事軍旅不遑縟禮嗣子已冠而尚未請封者爲此奏未先故也既而禮官果詰其由譯官對如公指禮官釋然公

曾於辛丑朝天賀班中記識衍聖公名字至是魯國
孔聞謤提督館高公以書述前聞仍問譜次提督歡
喜往復時封衍聖公孔胤植聞之通帖願交相接以
賓主禮二公頗工詞翰得公詩文唱酬甚款故因提
督介於禮部尚書奏覆無闕得完封典皆公指導也
自廢朝時譯官城社美姦凡有奏請動費數萬金名
爲贈賚而實自肥橐至是窠窟盡露反造言虛喝必
欲盡其幣一行恐生他變復慫其出入公執不能回
然猶公費不滿萬以三千兩還納度支譯輩大怨搆
謗人恐復如甲子時公終不爲動既奉 恩誥歸奏

上頒慶褒賞超資正憲 賜臧獲土田公辭 不許
俄拜禮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將漸於大用矣公以
恩賞使事非真際遇也辭歸沔川鄉壠銓中又不悅
除忠清道巡察使秩滿仍任督姦礪廉州郡肅然會
有 詔使之役度支需責刻急公務持寛恤不悅者
從而糾摘被責罷還是歲漢城府申禮曹言公孝友
行義禮曹上聞 命旌表門閭丙子夏 命選廉謹
如 祖宗朝淸白吏例 廟堂錄啓五人而公預焉
加資崇政敍復西班公懇辭 不許兼弘文館提學
俄拜刑曹判書公已患痰癖謝 恩即辭冬西報急

上諭朝臣老病者先入江都公獨不肯曰扈從云者
謂從後也吾雖病不可先也翌日 車駕轉幸南漢
公舁載從入寢食若薄疾遂劇從還都竟不起丁丑
三月二十九日也用從 駕恩典 贈崇祿大夫議
政府左賛成無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遣官致祭是年四月日葬于
海美縣毋山里亥坐之原公配礪山宋氏掌令承禧
女有男輒不育以同宗姪柙爲後側室有三男栢楑
先沒其季村也公資禀雄偉識度高邁自少忼慨有
大志嘗曰丈夫得志則經濟一世失志則漁釣一壑

豈希世沽榮徒爾乾沒終身哉篤於自信不肯少徇流俗其爲舉業直以古文攄己意不作場屋纖巧畢陬語視得失如浮雲然登第交遊甚簡介立不倚雖以文會友或被指目實無比周論議助爲聲勢者故長爲時流所左及從州郡著績用以至大使屢當艱鉅率以辦稱爲廉吏材臣然其所至糾違鋤梗動被中傷輒自引去故終未極將相大位其不遇於世大率以此故也公生長京華南山下有甲第名園親戚朋友咸望公在京進取公視若籠紲或歸鄉里或住江村登第垂四十年終歲居京僅二三年由不忘乎

生言也孝友至行出於天性生事之盡愛敬葬祭之
備情文宗族鄉黨一無間言伯兄某先卒有孤女公
保育嫁遣經紀家事不啻如己出仲兄某家累甚衆
而貧奉終身如一家遇有婚姻細大儀物必躬莅供
給伯兄經亂無居室爲構第而與之所後親家始用
國戚饒於財產公怵焉若浼具夫人之喪許贖豪奴
十餘口厚奉其終庄宅之在外者未嘗疆理兵亂之
後反爲他有奴婢聽其自貢不問欺逋或取爲妾御
卽以畀之不許價贖或疑其疎於家政公憫然曰吾
非放誕不事事顧先業田丁甚廣若欲齊整鉤沒擿

隱當費簿書筆之勞幾如一郡治也吾出理公務入討
文翰何暇治此事乎本生父母有折給遺產公盡歸
之仲兄子桍而不留一僮一畝以桍奉本生家祀而
貧不能自立眷愛尤篤捨南山甲第以居之割給臧
獲以業之睦恤內外宗族誠力懇至無間遠近從祖
兵使巷有庶孫流逋爲僧者二人而使之還俗養育
于家振業婚娵以至登武科得官焉平居家不留財
盡散與貧友窮族周人喪葬婚嫁乃已故名爲富室
而困厄栖然有時假貸以度朝夕貴至崇品而身不
着綾帛衣冠如寒士雖至老病不一日乘軺輿飲食

淡素或沽酒市脯以待賓客人或笑其簡率而至其爲庭闈宴喜或有所敬重往往辦一盛舉則華美之盛赫然驚人旣罷廚無留味淡若異境其曠達不滯如此前後 國恤必食素寢外託練不改其在東萊遣 宣廟喪必朔望哭府民感焉親舊之喪必差等食素至老不懈其居官也律已率物竭誠奉公鞭韃之微不以入門治理精嚴纖微必舉姦蠹無所容旁觀者疑其繁絮難了而公顧沛然有裕不以爲勞文酒娛適如平日寬征蠲賦不事奇羨而所在倉庾充積器用儲備什倍于舊案去而吏民思之頌德刻石

江都端郡尤盛前後朝天不市一卷書其按湖西先
壠在沔川常節省盤品以備祭用不以累公用男栖
死於沔聞其母將奔哭使人逆諸塗促使歸曰吾方
按道不可令婦妾入吾界也其峻截無私如是故所
至風動不威而肅公仕不爲身志專徇國然於行止
久速動惟義理可否及其無妄被禍衆皆忷懼而公
泰然抗辨不以死生少撓其臧否甚楷評論甚高赴
義如渴疾惡如讎立朝以後國家益多故而每色擧
就外未嘗參一橫議近一匪人晩見國勢危蹙流涕
慨嘆謂子姪曰事已無可奈何但勿主和議以全名

節足矣其立心制行常以人百己千爲分量故世之多
疑其過中公猶歉然若不逮也其爲文章亦然初讀
古文詞自本及末熟復誦貫沈浸醞蓄然後措意下
筆既已完粹成章而復徧示知友必得人人厭服方
入正稿稍不滿意輒棄之改撰故其詩見存者幾萬
首首首精鍊一字一句皆有來歷鋒鋩雄健聲律諧
適如千百選一首其多而能辨衆而能整古未嘗有
也讀書必以千百番爲數嘗聞金慕齋言書必萬讀
文方入神我　朝惟容齋公萬讀故其詩亦入神公
心服其說及謫居無事重讀杜律有至萬三千遍者

其老而志篤又如此公不爲名理之學惟誠敬踐實
有聞必行常以第一等地頭爲準的孜孜勉企志氣
炳然死而後已雖質諸鬼神無所愧也嗚呼公孝友
之行表于宅里淸白之操著於令甲文辭之美遠達
中國政事之績昭在州府以至兒童走卒皆誦名號
喜公之用而惜公之斥者國論無大異矣然而除目
一不掛臺閣謨猷一不參廊廟平生抱負不少展於
濟屯之會豈非命耶噫公實間世偉人狀公之行當
屬之良史名家如植蹇淺烏能模畫百一顧惟遺集
數十編方印行于世公之心跡大略具是矣後之君

忠定之下初本有公字

子必有知言會神躍然如覩者則是公朝暮之遇也如非其人雖合堂同席真知者已寡況其外之文乎只爲他日太史之採太常之議與夫子弟碑誌之求掇其大者如右云

平安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洪公行狀

觀察使洪公諱命耉字元老其先南陽人始祖悅爲麗太祖勳臣太師後五世有尚書僕射灌事睿宗遭李資謙亂以身衛主死之謚忠平公又五世有御史中丞奎誅叛臣林惟茂迎立舊主謚忠定入本朝以文科世顯有諱係貞藝文館待敎 贈吏曹判書寔

公高王父也生諱春卿黃海道觀察使 贈領議政
生諱聖民策先國平難兩勳封益城君兼兩館大提
學德望爲時名臣生諱瑞翼官至分司參議 贈吏
曹判書配青松沈氏萬曆丙申閏八月初一日丁丑
生公于漣川庄舍幼而穎秀八歲能屬詞居鄰鰲城
相家一日公與羣兒往遊其園鰲相公呼使賦詩公
卽口占曰相國閑無事惟知種花柳鰲相拊頂稱讃
曰爾兒能令老翁愧心爾則爲宰相毋若此翁也稍
長從南郭朴公東說學壻申參判鑑女從遊玄軒相
公門玄相常稱爲遠器値廢朝政亂棄成而不屑科

舉嘗在親側讀古文詞絶不與人交遊己未秋以親
命赴謁聖泮試擢第一名例除成均典籍遷司憲府
監察公弱齡登名才望藉甚外氏親黨有居要路者
欲汲引同陞公不應坐是落度以禮曹佐郎遷刑曹
又遷工曹出爲成歡察訪丁參議公憂廬墓執喪盡
禮令 上三年乙丑始免喪拜兵曹佐郎擢司諫院
正言暫遆爲刑曹旋拜弘文館修撰復爲正言修撰
轉司憲府持平復爲修撰平安監司尹暄無體察副
使辟爲從事仍差本道京試官赴幕未幾又差椵島
問安官時毛帥横甚國人疑之擇遣公持咨候問仍

廉察事情毛帥見公歡洽稱爲東國眞學士後稍歛戢旣復 命又差 御史使淸北賑恤歸正遼民全活數千人時行號牌籍軍又以公爲平安道 御史委掌其事與諸道 御史偕出丁卯正月到中和猝聞虜兵大至從者欲公馳還稟 命公曰吾雖以使命來曾被尹公辟未有交替今不可違其難卽馳入平壤尹公喜謝曰我則分死此城君何爲並陷危地乎仍相與城守無何虜逼軍亂縋城潰散公從尹公出住旁縣收集散卒欲爲後圖而尹公被逮詣囚江都將加重律公上䟽言軍潰狀請與監司同被律臺

官以公營救爲私並論罷職金起宗代尹公爲監司
仍辟公公辭曰何顏復就此任乎賛畫使某冊師大
將某體察使昇平相相繼辟致公皆不應除訓鍊都
監都郎號爲要職名官閑散者例得兼帶故公亦被
差辭曰此職非名士所宜居竟不就以兼宣傳官付
西班祿久之叙復成均館直講遷兵曹正郎公聡警
絕人課試武士鉤覈文簿姦僞者輒得長官委以要
務有事必諮俄而出爲伊川縣監爲親養也兵判惜
之 啓請仍留戊辰春以問事郎叅鞫柳孝立逆獄
獄急因衆訊對浩穰而公筆牘如流一辭不錯推官

二爲疑衍

歎服復爲修撰校理轉吏曹佐郎兼備邊司文郎賑
恤廳郎官仍事遞罷復爲校理轉吏曹兼春秋記事
官漢學教授己巳春庭試文臣居爲第一 特加秩
通政拜同副承旨陞右副承旨以病見遞復爲親養
求出爲安東府使府素劇難理公莅以剛敏從前疑
獄滯訟立決無冤民有兄弟相訟者公責以恩義使
自愧止有貧窘不成婚嫁者官與爲資俾無失時公
自奉簡儉而爲大夫人致養上壽盡誠備儀推仁境
內聚八十以上老人春秋設宴闔境稱爲盛滿入爲
兵曹參議復爲承旨時申得淵使瀋陽議增幣事被

虜脅持恇惑失對卒見斥辱而還 廟堂議再遣使
停當得渊亦張皇諱實請再往自了公上疏劾之曰
歲幣講定事機甚緊而得渊不念國事節節見詘至
於借船攻島助兵西犯等事我國雖斃決不可從而
得渊不能據義斥絶彼之難從之請將自此益肆且
廟堂到此地頭豈不知此虜不可以皮幣弭禍而一
向增加冀倖萬一令玆增幣雖得紓歲月之急若明
年請借船又明年請助兵其將應之乎不應則前日
盡棄而兵必至矣爲今之計莫若曉諭中外 廟
發以今見却歲幣散給西路兵士爰整度使兼巡察

强之策則虜必不敢容易侵我矣請先正申得淵辱
命之罪克懲前失毋蹈後悔　上下其疏備局但回
啓賛美之竟遣使增幣陞右承旨又上疏論邉事且
言防海戍卒爲鎭將徵布難以應敵　上嘉納採用
遆爲吏曹參議復爲左承旨出爲慶尚道觀察使有
人以安東時詞訟見黜者變辭投狀公面詰曰爾於
某年月日曾以此事呈吾府已辭詘矣今復變幻嘗
試何爲此欺謾耶其人慴伏巡到晉州適有　詔使
急報都監責定百需下吏請取營藏舊案憑准差科
公曰不須此也卽命吏執筆口號分定一從土産物

下兼字恐衍

力多少爲之差等循吏而畢及還營比校舊案一無參差吏人稱爲神明先修舟師防備及釜館儀軌有不便者驛奏論請多得蠲革從宜兵民大悅擁馬稱謝監司巡到釜山客倭例致幣物甚夥公只領一香爐餘皆却之倭人歎其廉峻先是益城公再按嶺南惠愛在民父老稱公治理有先代典刑云逾年以親病乞遞入爲兵曹參議遷大司諫爭論 章陵祔禮指陳剴切因以遞職明年乙亥復爲大司諫遷兵曹參知參議兼承文院副提調轉弘文館副提學 廟堂薦爲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兼巡察

使進秩嘉善將行以前使張紳自事仍任故 廟堂
請遞公襲勳封南寧君公上疏辭新秩 上優旨不
許再爲大司諫都摠府副摠管備邊司有司堂上冬
末始代張紳爲觀察使翌年丙子瀋陽遣龍馬兩將
来議建號事一路洶洶待以待中朝使之禮及抵平
壤公故抑損其儀龍等甚懾憚及發言使事公斥之
曰我國臣事大明如天經地緯爾國所議事非我國
所當預聞也龍曰西㺚知天知勢故歸附我國矣公
曰我國之天在於大明龍等不敢復言公夕歸僑館
夜深鄭命壽與僬㺚一人潛来謁拜且曰今日接龍

將公言何太峻耶仍袖呈貂皮稱以龍將私遺公正色曰凡禮幣當以正道交際豈宜暮夜相投命壽再三叩請公終不受龍等大沮旣而羅德憲李廓等以春信入瀋汗果僭大號告天受賀拉德憲等叅拜又作書稱勑璽卑辱我國付德憲等而德憲等不能拒行到通遠堡潛置紙籠中託以載重留付舘人先使人馳 啓探試朝廷冀得旨收回要使處置自朝廷出而已得免罪公詗知屈辱實狀忿憤涕泣即抗疏列數其罪請斬兩人頭入送瀋中且遣使責以大義以爲振作之機疏入中外聳動德憲亦被臺論謫戍

西邊矣自丁卯以後西關兵政益壞前後使臣以安集爲名擧措克以餌虜使輙嬉媮度日城池兵械弛廢不擧者垂十年公至即大閱犒軍親教以行陣進退軍民改觀抄增精兵三千屬之兵使自募材勇爲牙兵別造軍器皆精利足用每坐衙躬自教鍊砲射諸技日以爲常 廟堂本以慈山慈母山城爲監司守禦信地而城淺不滿一丈糧無宿儲公募丁補築積一年糧用及西釁始啓元帥出屯公歎曰使我先一年受此任兵備豈止此耶慈城舊有麗朝守將崔春命死事事蹟公爲建祠致祭以矢已志公又謂平

壤乃一路要會而自西路專力山城棄平壤不復議守賊入直路實無遮障平壤本城雖濶大若分作子毋城高至十丈則可恃爲固条奏便宜請于朝不報又謂義州國之門戶防禦使不當旁守山城而昌城朔州皆賊來間路請增置兩防禦使分守昌朔與義州共爲藩蔽而副元帥進住定郭間節制兩路爲便又狀云臣所守慈毋城守備稍完然臣不以自保此城爲喜所憂者直路無碍縱賊深入爲臣大罪耳廟堂以處分已定不欲變更且以　御營重兵專付兵使柳琳保捍直路故寢不報公見關防踈虞將拱

手受敵前後狀奏動見抑却心憤志違寢食不遑晝
調工役夜讀軍書形容頓衰浸以成疾使臣從西來
者或以 上聞上憂之特勞賜貂帽雪綿公聞朝廷
復尋和事歎曰此後戰也不得和也不得雖避走也
不得吾惟一死耳已而虜騎渡江公即諭平壤士民
進守山城士民提挈繈屬以從公巡城誓師慷慨流
涕人皆感動自願爲軍者萬餘人公家屬從入城而
終始不過問鄭命壽女婿在軍中搜出斬之號令嚴
肅軍情帖然大定俄聞虜兵直指京城公叩心涕泣
曰果如吾揣之矣藩臣縱賊犯京罪當萬死此城存

亡何暇計乎卽令別隊將張瞟等三人各將八百騎
入援臨發爲設餞行望 闕禮激勵戒諭又遣自募
銳兵抄擊蒙㺚于順安路斬獲甚衆旋聞 上駕幸
南漢城已被圍卽以蠟書促兵使入援公自調精砲
三千人灑泣誓天而出夕次江東柳琳單馬來見曰
時無朝命令由元帥且大敵彌滿前路吾何敢輕進
乎公拔劒擊地曰君乎是何言也爲臣子者置 君
父圍城中何忍坐視我與君俱受國厚恩爲藩臣此
誠捐軀報國之秋寧進而死不可退而生也此時違
吾令者吾亦自用師律誰敢貳言琳瞿然強從以兵

來會琳前行日數十里縱士卒搶食閭里實無進戰
意次三登縣聞虜兵在新溪縣公謂諸將曰今若悉
吾衆潛行襲擊勢必全剋仍從直路東上則南漢住
賊必抽兵迎戰行在諸將幸乘此隙出奇得利下道
諸軍亦當四集齊奮掃蕩之機其在此乎麾下聞之
爭踊琳故婉辭曰公之言極是矣但大事當務萬全
今用新集單軍直衝大敵殊未見勝勢莫如迤從閒
路尋見都元帥與諸路俱進爲得也公曰君宿將也
策之亦善吾勉從矣遂從伊川峽路而行聞虜陣在
前琳欲避入安峽境公怒曰君意每如此遇敵則戰

何可避也遂進擊王燈驛屯賊走之收其俘畜以餉軍至平康又聞虜兵遮道琳強謂公曰南漢尚遠屢與賊遌前路必大陣連亘吾決不能敵願以今夕移營暗從北入安邊境覘隙乘險以東公愕曰吾本用吾言由新溪直進則勝負今已決矣今入僻路糧盡卒疲到處淹留獨不思 君父在圍一日難保乎自此我當獨行公可任意促引兵先發琳遑遽摧謝曰願公少留吾當秣馬從後公許之乃以精銳爲前驅使遇賊即勦連日殺獲兵氣不衰次金化縣又擊前路屯賊斬首數百級餘皆遁去公召琳計事曰前者

所逐北者皆小敵耳今已近賊圍前面應有大敵來
襲恐不能相救願合陣爲備琳許之是丁丑正月二
十六日夕也琳與公中軍將李一元行視陣地於縣
北栢田山琳先占高阜一元占次阜日暮移陣公追
至見地勢失險欲移就山冢以犯夜且止但令琳兩
陣魚麗相合琳佯應以羸卒數十人爲陣尾綴于公
陣西角而已李一元者曾以姜弘立副將降虜得還
依附勳貴實與柳琳表裏公每憤琳逗撓欲以軍法
誅之一元從旁救解重與琳反覆琳之陣于高阜盖
欲令公先受敵兵已得觀望左次計也是日虜九王

披初本作被

聞西兵入援自南漢領數萬騎到縣西數十里夜治梢櫓詰朝將戰軍勢甚盛公偵知之卽諭諸軍曰此南漢敗卒也兵雖衆所用者不過弓矢汝等但堅立勿動遞發火丸何不勝之有衆皆響喏整陣以待平明賊果至驟若風雨迭犯東北南三面公督衆拒戰千銃齊發賊皆披靡死者相枕自卯至申勝負未決於是賊知琳陣尾無良合兵先犯之琳後陣因而潰亂賊急擊公陣西角公盡出左右射手助戰而連呼柳琳來救琳不應公遣軍官使取琳陣上一將官頭來未及往琳脫鎧披髮而走一元知不支又策馬先遁

公大呼曰等死也何不卽此戰死乎時琳精兵聚據高脊人自爲戰琳初匿林藪中軍士尋得之擁置軍中無所號令一元亦馳入其中左右勸公移就之公笑曰吾豈入琳陣求活耶此是吾死所也徐解兵符納纏帒付官僮曰汝以此免卽凝坐椅上手弓格射矢盡而挺劒擊刺身集三矢自拔之神色不變遂遇害順安縣令許輅等同死者十餘人餘軍脫入琳陣

（垂恐作殊）垂死戰日黑賊退走琳自以戰捷上　聞憾公操切聞公死出怨言誣罔入狀全沒死戰實狀公軍官朴洞剛勇人也與琳有族分聞之杖劒詣琳大罵曰公

不捄監司喪敗又欲掩其大節天地間安有如此人
乎欲舉劒刺之琳急曰吾誤聞矣不得已而略改狀
辭以塞其意仍欲殺洞滅口洞知之夜收公屍瘞之
即亡去琳因誣洞不告主將而逃追 啓請罪 上
拿洞按究洞對戳明白辭証皆備遂得釋而公死事
狀悉白矣其後平安都事田闢及從軍儒生趙得說
等繼上疏歷陳公終始義烈 上臨朝嗟悼爲之出
涕曰令兹板蕩方伯死難者只有洪其一人 命贈
吏曹判書兼 經筵春秋兩館大提學又 命官庀
喪葬 命諸道護送其家屬廩給老母疾病與醫藥

終其身旌表門閭錄用子孫所以哀恤之者至矣賊
兵拔公初瘞有海西士人崔有過見傷之爲收負瘞
于遠谷兵後家人啓斂顔貌如生是年月日葬于驪
江梨浦山先塋之次西土人聞公死莫不悲慕即山
城爲建祠立碑舊部遺氓過戰地者莫不痛哭更謀
立石紀烈是誰使之然哉公踈眉皙面儀表秀朗器
識弘遠表裏洞達處已待物一主於和厚常時若無
異於流俗而惟於義理可否確然持正一毫不撓才
局周徧遇事坦然絶無矜飾機變嶷然有大人識度
世亦以公輔期之内行純篤孝友慈良與季弟命夏

長衾同室有姊妹五人待之如一視其夫壻如視昆弟一無間言庭闈之內和樂融洽少時惟為親仕官竭力營甘旨藥餌及貴顯遭際承顏養志左右無違收恤親戚必先煢獨常館置資給者十數人常敎子弟必先以義方尤戒怠惰驕傲家傳清白志存繼述口不道生産豐約常曰吾於家事甚懶仍自號懶齋爲銓郎時族人以帽子来贈辭不受墻東有鄰家俯瞰其人恒不安嘗請以廉價賣與公公曰吾方為銓官忽跨有隣屋於義有嫌且先世遺基不須加拓也亦不許官歷顯要家無長物雖書畫雅素之具未嘗

妄求於人垣宇陊漏時以氈席盖障雖晰於臧否而意無阿好凡論議務持中正直而不許和而不流雖在年少名流中人不以偏黨指之仙源金相論當世人物以公爲第一盖有深見也公富於詞藻世方推以文苑而公不專業取名罕與人酬唱常語子弟云我雖不從事學問惟忠孝大節不欲負先德區區世俗是非爭之可也不爭亦可也惟是國事可憂和議之末必有大難士大夫心事當於此乎觀之及按關西聞虜僭號曰吾死決於此矣與家人親友書擧以死相訣公慱綜日者書世稱奇中而罕與人質言顧

嘗自謂吾運氣厄于丁丑幸透過則必久壽至是而果符噫其知死不避以正立命者尤可驗於此矣先是 廟議布置西事謂公新進文士監司且不專掌兵第令鎭撫一道策應諸師耳然公自任捍衛未及期歲揀練新兵幾於有勇知方城池糧械倍舊厚完及虜騎深入當道大鎭斂兵坐視而公首遣輕兵勦擊賊後繼而孫軍赴援轉鬭直前雖以不敵衆無救而敗猶能摧鋒落距使虜扶死捄傷不獲全勝以至徒手奮呼死不旋踵此其勞績義烈足以暴於天下爲國家重夫豈直一死之爲諒也若其 廟堂之策

乖於初首鼠之將誤其終此固公之先見預慮切齒腐心者於其盡瘁之忠殉難之節有何歉焉公卒時年四十二有一子重普進士壯元所著詩文疏劄三卷籌邊策五卷藏于家季子命夏氏録其行實頗詳無考諸人文書之在公者掇取大略爲此狀以備異日太史之採太常之議然皆國人之公言也謹狀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九

#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目錄

行狀下

戶曹判書 贈右議政李公景稷諡狀

大司諫 贈吏曹判書高峯奇先生大升諡狀

統制使 贈左議政李公舜臣諡狀

綾城府院君具公宏諡狀

任疎庵言行錄

行狀下

戶曹判書 贈右議政李公謚狀

公諱景稷字尚古號石門宗姓 恭靖大王八代孫完城君諱貴丁寔公高祖考曾祖考諱繼壽咸豊都正祖考諱秀光 贈吏曹叅判考諱惟促官至同知中樞府事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開城高氏靖國功臣開城君守謙之曾孫大護軍漢良之女萬曆五年丁丑公生幼有異質聰悟俊爽從鰲城李相學詞藝夙成又從沙溪金公學同門

童丱將就禮曹課講要先生書先容於該官公訶責不許曰此事奚用書囑爲哉沙溪大奇之公方學詩經見同門生有學尚書者悅之請並學焉日誦二經皆通習之年十六遭壬辰倭亂奔播東西危窘萬狀而公已自發謀慮保捍一家父母賴之流寓江華嘗受官糴以救飢及冬督納士夫家多稽逋苟免公獨曰當此軍興吾家不可後期親自擔負輸之府中大驚雖顚沛困急見義勇爲不苟取予而劬書勤學文思大進亂甫定始遊泮學科製詞賦一時傳誦辛丑陞兩舍進士中第四名聲聞赫然連捷解圍高等乙

巳冬 宣廟賜柑泮宮仍試多士公爲魁特 賜直
赴殿試丙午唱榜權知承文院正字巳酉薦拜藝文
館檢閱兼史職轉待教選拜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
典經公之在翰苑擬薦張公維李公敬輿皆士望而
同僚以黨嫌持貳公竟薦之有士子被停舉者公排
衆議救解因此重忤時論臺諫言公擅易薦次推劾
罷職公對簿自白事遂不究叙復奉教例陞成均館
典籍遷戶曹佐郎新莅劇部首發老吏姦蠹人始知
有吏能焉轉弘文修撰壬子正月因天變與同僚進
劄劄辭剴切光海雖不悅而外示詡奬命館貟例加

一資以搜銀　御史赴灣上還拜兵曹佐郎選知製
教以均田使辟爲從事迹付西班陞兵曹正郎朴承
宗爲判書躁怒好察郎僚動見嘖辱公敏於應務嚴
禁關節毫無錯悞朴大加稱譽事有難辦必委公剖
决癸丑大獄起光海親鞫之公與趙公希逸被擇爲
問事郎訊對紛沓書牘如流左右皆稱神速而光海
忽命遆改盖讒言中之矣時李爾瞻等主張獄事專
欲陷害善流凶議日熾同樞公執友徐判書渻以七
臣被株連而以與延興府院家爲姻故禍尤不測同
樞公以爲爾瞻與有族分常時不廢通問欲使公往

探其意冀幸得間分疏公既重親命且不忍徐公遘
阨往見如親指爾瞻意稍解適值其壻吏曹正郞朴
自興追至自興父承宗方與爾瞻分黨相傾舅甥亦
爲睢盱自興先已屢引公注擬淸顯而公不應心常
嗛焉忽見公於爾瞻所愕然不平翌日銓席黜爲輸
城察訪不悅公者從而誣謗然識者盡知其无妄矣
按察崔公瓘悶公離親左貶因事啓罷之未幾叙拜
黃海都事入爲兵曹正郞遆付西班爲遼東差官接
伴官又爲賑恤使從事官灾傷敬差官間爲分司兵
郞祿仕而已丁巳夏回答使吳公允謙赴日本特用

公爲從事官盖以使事重而名官皆憚險圖免故也
吳公敬愛公每事咨議至其國辭却例贈銀幣值累
千金書契有不遜語力爭改定倭人不能難日供饌
米甚優一行例用爲市易資公皆禁抑臨還收聚餘
米五十石置庭中乃發倭人驚歎始至行禮公內懷
憤恥簡率於啓起之節倭人恠問曰第三官武人耶
及聞公工於翰墨傾都求索筆跡徧於國內矣戊午
春廢 大妃論大起公泣白大人曰此論决不忍參
苟免而生不如得罪爲愈父母許之廷臣獻議參請
凡兩月餘而公皆稱病不赴旣而省仲弟病于湖南

兩司合啓請罪大略云大論既發巧避下鄉原其心則罪不止於不參又云平生所爲脗合金流蓋金相素與公親善而亦不參論故爾瞻等嫉之特甚必欲置之死地光海以廢置節目有未慊於志且停決遣公等前後彈文皆留中不下故公待罪親側凡五年貧匱特甚而處之晏然論使倭國勞當加階堂上而方被劾故該曹不敢擧例賛畫使李公時發受委西闗惜公才局欲請爲幕職是時臺論稍弛罷廢者多因 廟堂議得釋矣公以賛畫曾以職事督過同樞公義不可同事辭而不應壬戌春 廟堂以毛帥也

椵島鐵山當孔道策應爲緊陞郡爲府特薦公爲府使進階通政以行臨行公適餞飲被酒戲謂一座上客曰爾輩但知柳希奮朴承宗權勢他何恤焉傳說紛紜憲府論以詬辱大臣謀避邊地請削職謫戍朴以爲此適以成其名而彰吾罪啓請仍任臺論又請奪其加資光海皆許之公不得已而之郡郡苦武人久公恩威並行吏畏民服如戴慈父凡無名稅斂積久之弊一皆蠲滌節省日用充備軍儲數月倉庾告盈歲旱躬自禱雨即應惟鐵一境沾洽民益神之龍川缺守公兼管一視惠及旁邑逋民歸正者徧滿村

野島營諸將陪屬輿儓日来需索公私困於陵暴及
公之来無不慴憚毛帥亦下令州郡云軍卒擾民者
各州郡任缺捶楚然守宰素畏漢人不敢下手公即
張榜申嚴吏民恃而無恐有縛来漢人者公即親自
解縛而諭之曰此毛爺令也然吾東人受萬曆再造
恩安忍傷漢人乎漢人皆慕悅不敢橫恣備局以宣
川當漢船泊歩得人尤難請以公換守鐵民聞之號
哭羣訴于賛畫使願納軍餉米借公十年賛畫及觀
察使馳啓云李某有才局且盡心字牧宣民聞風移
住者已多今若移換民必從徙失業宜勿移易别擇

宣守備局亦聞公治有成績啓寢其事癸亥反正公
在鐵見奏文中引洪武永樂間事乃曰 主上以孫
繼祖名正言順不當引彼時事事聞即改之義州府
尹鄭遵被誅境上 廟堂即轉公代之進階通政便
道赴任當新政初義民素服公政聲闔境謳謠公沃
暍櫛垢興補靡遺增修城池繕治兵械別具米一千
石以補軍需身率武士懸賞習射而州少正軍乘守
城堞猶患不足公見校生不才者多閑游自前以邊
地少文優饒不加揀汰公曰習武禦侮自儒者事不
須汰降而自有便宜皆團束爲別軍號爲六藝隊校

生始疑之公諭之曰吾爲六藝隊長爾等豈不堪爲

六藝隊卒乎衆皆信服遇癘疫大發移其人城外視

病輕重分爲三處醫藥養飼各有主者朝夕自臨城

吹角以令之全活者衆按府舊籍有百餘年逋口徵

責族鄰以利官用一境受害公取籍火之西防將官

數十人聚府爲營日供數十鷄公謂其將曰江魚足

以充味何必鷄肉將官皆從之公仍厚待將卒客戍

者折甘分少均壹供饋人人稱意曰今日始忘爲客

苦也公久違二親憂病傷心陳情乞歸　上優旨不

許曰予非不知老老及人但西土艱虞深恨未即遆

改以全其孝矣其後延平府院君李公貴白于 上曰李某父母年近八十某平日事親異於他人須臾不違側躬自供養今已久别傷念至深恐不專於官事宜許遞改 上更問于都元帥元帥以實狀聞遂遞爲刑曹叅議爲館試試官坐叅試官失察罷職李适叛即叙爲安邊府使欲以扼東路俄而全羅兵使尹璛被逮以公移拜即日就途到界上即引兵赴援道聞賊兵近圻先抽精壯數隊馳入京城全軍繼至 上引見慰諭翌日 大駕南幸公再移陣從 駕至漢江津船失待村里潰散公自搜得二船杖劍護衛

以渡翌日 駕次水原公倉卒入城奔走扞扈不及
在陣肅隊兵曹謂公行軍不齊請罪見原而尹璛復
爲兵使朝議以公曾爲倭人所服欲遣公招留舘倭
人以助軍勢公即就行條上不便數事議遂止俄而
賊敗報至矣拜水原府使兼防禦使公馳至府留二
日董治供帳諸具迎 駕界上壺漿徧及隷皂一行
稱之以扈從 恩例進階嘉善府近京城素多關節
公戒門謝絶 詔使之供有甲乾雉爲列邑弊公
啓以漢人不貴此味而製造倍費宜勿用又司饔沙
器過大亦非漢制舘伴月沙相亟是其言皆從蠲罷

至今州郡賴其便公爲軍務開稟躬詣體府仍過一宰相家言及擧義中一武臣不法事臺諫承勳貴意劾公擅離鎭所　上以公有牧民之效止　命推考臺諫復言某實有悖語侵辱擧義人爲大不韙　上曰若果有悖言初何不直擧而託以他事耶遂遞臺諫及公對簿實非擅離而憲府猶勒加軍律當以邊遠充軍　上亦不許聽公引疾而罷其動被齮齕多如此俄叙復西班同知中樞出爲開城留守禁侈習扶弱戶都人稱之丙寅夏姜王兩　詔使來以公解華語當　殿上供奉　召還拜掌隷院判決事兼副

摠管 上宴兩使使辭禮贈甚固公面諷曰其交也
以禮夫子斯受之兩使笑而受回次碧蹄因譯官寄
聲以彩段爲禮前所未有也轉兵曹叅判同知義禁
爲體府賛畫使丁卯之變月沙李相代張玉城爲兵
判長在 廟堂以曺務委公公督衛卒預輸武庫器
甲于江船錄其數蔵橐自隨及 大駕將幸江都出
次江上問禁旅何以不甲且軍器數幾何公對曰步
卒行泥塗披甲實難並從船載已發矣且對弓矢諸
具數目甚悉月沙公深加歎服兼備邊司有司堂上
扈從入江都金使劉海等來請平公與月沙公張相

維往復講定金使欲自 上躬莅盟壇 廟議依違不决公議以自 上别用一文字中叙引咎謝過為生民許和之意引金使殿内焚告于天而使大臣莅牲于外壇則可塞其意兩司斥其輕議公謝曰吾竊悶君上降辱盟所妄陳便宜忠憤之心豈獨兩司有之 上竟從公議而嫉公者執而為咎和事既成兩司合啓請罪 上曰今番國事李某實有可賞之勞而爾等以專擅縱恣為罪目不亦過乎兩司論議益激只遞叅判西授公亦再疏自劾 優旨不許自是常兼備局又兼摠府禁府或遞或仍還都後拜戶曹

叅判戊辰春以禁府同叅鞫逆讞畢進階嘉義陞體
察副使毛帥在島中橫恣不執國中憂慎至有先發
致討之議備局議遣公詗之毛聞公至迓勞甚款邀
宴内堂引坐諸將之右披示誠信公仍請糶以濟邊
民飢饉毛即舡輸數百斛米公頗刺探其意而彌縫
之朝廷始知毛帥不至朝夕造變矣毛帥知公有老
親以雙銀盞兩色緞爲壽他贈亦倍常數旣復 命
請以其贈物歸地部 上命領受焉公之出使也以
漢人重威儀白 廟堂駕轎而行會諸驛乏乘申明
禁制非老病人不許乘轎有坐罷者公亦被方伯摘

劾 上以其行有勞特令勿罷公引罪遞職俄拜禮曹叅判公謂習俗之渝由蒙養不端請令敎官專以小學訓蒙未幾移兵曹復移戶曹辛未夏出爲京畿觀察使公爲體使時閱兵喬桐島見其土薄賦重請于 上頗得蠲減及按圻知賦役不均悉以分數差等喬人尤感德焉壬申秩滿同知中樞丁內憂甲戌秋服除同知中樞轉都承旨尋丁外艱丙子冬服除在疚連五年矣復爲備局有司俄而西報猝急先鋒渡江三日已迫京師聲言入京議和 上將幸南漢遣完城崔相往見而 命公偕行相接于城西知其

意不在和馳詣　行在則翌朝城已被圍矣俄拜都承旨還都擢拜户曹判書時都城板蕩百司皆空凡供奉策應皆責户曹公收拾燼餘左右支撑節目詳定謀議居多而左主於寛恤保民不悦者或病其踈緩大臣聞人誣詆遽即論罷之秋叙復都承旨十月晨興將詣　闕忽遘風疾沈綿經歲戊寅夏少瘳拜知中樞除江陵府使臺諫論公不宜左降復知中樞薦爲江華留守公疏陳病不任狀　不允始至府築壇凈處祭丁丑死亡人亂後未有户籍公重造計帳以均差役繕器械操束伍軍政頗有緒矣公遽病殖

七月十八日卒于府舍壽六十四訃聞輟朝帛賻致祭如禮用原從勳貲　贈右議政九月葬于果川冠岳北麓下先塋之次公有孝友至性少時遭亂父母艱食公從漢將衙門傭書軍簿以供甘旨父母欲早授室公恐不專仰事懇辭而止亂定始延婦歸侍家常苦貧而必置酒肉日邀親所友善以奉歡適節日佳辰輒盛具爲壽晨昏奉侍雖執帚應門之役或身親之以至年耆位尊而承事如少時妻妾子弟皆如公意未嘗畜私財其在邊邑憂悶思戀音問相續而恐行者怨苦必厚資其人不任他役以慰之出使州

奠恐
祥

道見異味輒思親養不忍下筯人見其至誠必先致于親所所識者亦知公竭力庖饌相遺以珍旨無異權要家李判書安訥航海朝天抵寧遠衛市得大梨數十顆寄傳歸舶誠孝之動乎長者如此親癠衣不解帶夜不就寢疾劇則嘗糞診疾自洗厠牏母病方危血指和藥以進居憂廬墓六載不懈當在後喪年已六十苦塊之寢粥饘之節衰絰以居不以衰憊而少弛日讀禮書及經傳見古人事親訓子之事必嗚咽良久既葬而餘哀在心因之以世艱以至期促焉每於行路遇皤老負戴心便惻傷其為鰥伯出城東

路數三老人耦坐閑話駐馬問之即使吏僕賖酒與之閭巷傳以為美事仲父喪子窮居公為事養備至常令家人為具寒衣未及進而公衣先成公自責而進其衣仲氏歿已累年而語及出涕每省其墓不覺涕泣失聲嫁遣四女如已出季叅贊公景奭始仕時朝衣少弊公以為不合年少新進服飾自以新衣換着叅贊幼從 公學背誦或澁嘗示撻以警即抱持泣涕曰幼兒能誦大家文偶失句讀吾罰之過矣其至誠訓子弟他皆類此季子正英弱冠登第入翰苑 公惕惕戒勑曰吾兄弟皆忝此任今汝尚少復躐前武

吾以榮為愳矣其在親戚無問遠近曲意周急貧窮之家多賴而舉火見鄰里朋舊有窮而遭喪者必身先濟之以勗同志奉先追遠一用文公家禮雖朔望小有事必齋宿致虔先世忌祭亦不令窮妹寡嫂當之皆自家辦所行皆可為法公風神秀朗意氣超邁鄭古玉碏號有藻鑑公弱冠造謁鄭方與客岸幘飲遽命取笠束帶以見謂客曰此宰相器也不可不敬徐忠肅公常稱為俊才比之劉穆之金清陰少許可常期公伏節死義其使日本還也以詩迎賀有 廟堂今日氣增舒之句態天使見公立 闕庭問其為

誰爲下轎揖而過同列皆驚毛帥亦謂本國士大夫無如李某忠信者至形於咨揭中然公習知毛之爲人常言欺慢　君上已甚必不善終李公尙吉謂公曰毛每稱公善公未嘗饒他何薄耶公曰吾豈阿所好而飾吾言耶後果如公言前後金差倭使之來公每從伴接凡有求索多防塞折定龍馬兩差每與我人爭辨必稱天以脅我公曰天非兩個天爾國天即我國天爾今徒知獨有爾天不知我之同一天何用每以天爲証乎其言屢屈謂譯官曰爾國能文善辯惟李侍郎心㘦憚之及長園已處從大臣出見龍使

奭怒曰李侍郎勿復言公雖簡於交游平生不置恩
怨與人為善受人盡言遷改不吝李大諫命俊與公
最善公嘗有所聎李戒之卽己每歎公風義之篤臨
歿貽書託其遺孤焉江都之陷公女與壻俱被拘執
家人追至鴨江謀贖出而價不足義鐵士民聞之曰
吾輩報李公舊恩此其時也方兵創赤立之餘舉境
出物力以助給其遺愛之感人者如此然公資本亢
直不肎浮沉流俗其所服事皆先輩長德與後進熱
官邈不相接見人善行至於感涕見其非違輒加鐫
戒甚至斥罵眭眕不設樞機不容故數為後輩所困

仙源金相為之慨歎其為銓長屢擬臺館而銓郎嫌不與議紛然起謗以公素履無可疵摘猶以癸丑見斥為據至於上聞徐叅判景雨以公為其大人橫受黷黜上章陳辨諸公亦多以為言浮議者旋被黜譴公之事益明而公自無意於進取矣當改紀初凡立異大論者無論輕重次第顯調其與權姦共為迷濁者幸有晚途稍異之迹則率皆依附公議歷敭清班者已不少矣公之終始立異濵死不移之節更無舉論者徒以一宵人飛語以為証案擠擯不已公之中立不倚之操據此亦可推也公雖以才局見用國勢

已扼建設規模無所容隙惟竭誠奉職隨事彌縫則
廟謨之所資者多矣嘗以特進官入侍極論西事曰
苟盡兩西物力則足以捍圉凡在道內私田盡屬屯
田私丁盡屬官丁則兵糧自裕可省內地輓戍之勞
雖不可永為恒法限此事定試行為便臣家本無臧
獲惟延安府地有數口為資然有國然後有家何敢
靳惜哉 上問左右此論如何申相欽對曰李某平
日素為此論其策之當矣 上謂公曰卿言則然矣
他人豈能盡如公意乎公父子兄弟歷仕內外以至
通貴而不營一畝田園惟以祿俸卒歲先公後私憂

國如家雖旬月在職亦必有施措裨益及判戶曹大
小劇務躬親綜理僑屋金虎門外以便徒步從仕晝
夜在公當夏飲氷過度每念國家危辱慷慨流涕常
願速死大病暴發實由於此長子長英宰通津縣以
公新經大病欲設盃酌公曰國事至此　東宮未返
臣子此時不宜宴私固止之病革無一語及私諄諄
如夢中語皆憂南憂北意也亂後有一故人遺以一
段袍公以為侈終不搭肩及卒子弟從公雅意以儉
素成殮從水路行輀亦從公省弊意也初娶寶城吳
氏　贈貞敬夫人有三男二女長曰長英蔭仕縣監

次起英業文次正英英文科典籍女適李時中早夭次適姜弘益後夫人固城李氏生一女適尹世昌噫公有孝友卓行有守死大節幹略恢於盤錯辭令動于蠻貊忠義炳然死而後已者世所共識雖素憎公者亦不能掩其實矣宜易名表行紀諸簡策以勸來者謹撥始終行事如右

## 大司諫　贈吏曹判書高峯奇先生謚狀

公諱大升字明彥世稱高峯先生或稱存齋奇氏本幸州人幸州今屬京畿高陽郡其先世顯於高麗將相勳戚之盛具在國史入我朝有諱勉工曹典書生

諱虔判中樞院事致仕 世祖朝錄淸白吏 召復
官不起謚曰貞武於公爲高祖曾祖諱軸豊儲倉副
使 贈左承旨祖諱纘弘文館副應敎 贈吏曹叅
判考諱進號勿齋與弟服齋遵俱以學行名世己卯
禍作退居鄕曲以薦拜叅奉不仕以公勳典追 贈
左贊成錫號封君配晋州姜氏司果永壽之女文良
公希孟之曾孫也嘉靖丁亥十一月十一日生公于
光州召古龍里第甫五六歲凝重若成人自七歲便
劬書課誦晨起正坐咿唔終夕僮僕試叩其意答曰
汝等何知此味也八歲母夫人卒號哭盡哀人不忍

聞既終喪卽嚴家間煩擾就學于鄕塾學業益勤聦明强記兼通同學羣兒所業作詩句驚人勿齋公嘗有訓戒之文公佩服從事定志為己之學惟日孜孜視科擧之業蔑如也　中宗仁宗相繼陟遐公以布衣童年素食而終卒哭及聞士林之變廢食垂泣仍閉户不出者有年歲己酉始應擧登生進兩榜弱冠已名著士林文章擅場尹元衡忌之認其卷在高等故黜之公亦不屑也乙卯勿齋公卒廬墓終喪年三十二復就擧登戊午文科適値退溪先生承　召在京就與論學發難有四端七情之辨其後退溪與書

云戊午入都之行極是狼狽猶尚以自幸者以得見
吾明彦故也權知承文院正字陞副正字被史官薦
久不應試辛酉夏始拜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
官例陞奉教癸亥遷承政院注書請暇還鄉復為奉
教以不應考課貶遞先是尹元衡當國亂政　明廟
末年欲挫其勢進用李樑以敵之樑復依姻戚據權
煽焰公與一時名流尹斗壽兄弟李文馨許曄等力
挽清議樑惡其異己指為朋黨囑臺論劾削職黜外
將起搢紳之禍中外大駭後數日玉堂上劄　明廟
大悟竄黜樑等復叙為史官陞弘文館副修撰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 賜暇讀書湖堂自是
士林歸重于公 明宣之際朝廷復正甲子辭遞為
成均典籍選知製 教未幾復拜修撰歷兵曹佐郎
成均典籍直講陞吏曹正郎兼校書館校理乞暇還
鄉除禮曹正郎弘文館校理皆不拜丙寅十月以獻
納赴召陞議政府檢詳舍人丁卯遷掌令即遞為司
藝復拜舍人掌令公自以學未大成雖屢踐華要而
常求閑地丁卯五月以弘文館應教辟為遠接使從
事官迎送許魏兩使會 明宗升遐 詔使中路聞
訃賓主間禮文多變許魏兩使皆博約儒臣詢問講

定多出規外公獨當應接皆中其意還朝轉司憲府
執義入侍 經筵首論先正趙光祖為小人所譏而
死 中廟末年始審其寃同時被罪者或蒙收叙及
至 先王幼年初政小人又誣士林有學行者以為
浮薄之徒倡起己卯之習而終致於亂逆之律李彥
迪希世大儒得罪竄死今雖禁網已開是非猶不分
明請表章光祖彥迪以定是非以正人心又論盧守
慎柳希春等皆以學問儒臣久在竄謫今雖放還年
已耆艾若循序而進則不及大用宜加超擢以盡用
賢之道 上從之俄陞典翰直提學兼校書館判校

俄進階通政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右副兼帶如例承
命餞慰 詔使于義州還爲成均館大司成旋遞爲
工曹叅議復拜右承旨遞拜大司諫復爲左承旨初
尹元衡以 仁廟在位未逾年不祔文昭殿人心憤
欝及 明宗當祔士論欲因此時並祔 仁宗公主
張其議與大臣不合公入侍極言其謬誤以此忤大
臣意大司憲金鎧久廢復入内忌士論先誣己卯士
類又斥朝廷亦有此習 上意頗向之公與同僚請
對言鎧陰邪害正之狀 上不以爲然先是禮官請
遣官致祭私親廟稱以皇伯父公在外聞之曰此與

昌邑卽位以太牢祀哀王同失矣至是入侍因論禮學不明致有初服過舉且言皇伯父之皇字藩國不當稱宜先正名又請印布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使士大夫習知禮學焉公前後入侍　經筵因文講說剖析精微依傳時事獻替規益聞者歎服而不悅者亦多是時羣才方進急於經濟多所建明論議紛然而公則請以立志求賢委任責成為大綱先務蓋志在正本先教化而後法制故頗與更張之議相左而大臣尤不平時退溪先生已南歸與公書論去就引張南軒與虞允文不合而去位不仕事以比之公由是

決意退歸拜大司成未久而遞庚午春乞暇還鄉士
大夫傾都出餞旣歸築書室于頤馬山南取退溪書
中貧當益可樂之語扁以樂菴以爲藏修之所弟子
從遊者益衆除大司成又除赴京使公再上章辭疾
待罪因言聖賢出處之義且及觸忤大臣義難進取
之意因此得遞辛未夏以弘文館副提學 召又除
吏曹參議皆不赴壬申以宗系辨誣選爲奏請副使
仍拜大司成公以使事重不得已赴朝途拜大司諫
入朝辭遞旋以他事停使行歷拜工曹參議大司諫
皆辭遞辭歸鄉里行到天安郡猝患臂腫到泰仁縣

疾彌劇儒士金坫公長婦父也自古阜馳來問疾公曰脩短死生命也不須關念但自少肆力文翰仍致意於聖賢之學中年以來雖有所得只以工夫不篤不副素志日以凜凜若接承古聖賢顏面有所商論則吾亦無愧但事業不及古人以是爲慊耳然天假以年得優游林下與學者講求此亦一幸而病已至此奈何坫問家事答曰有薄田數頃子孫自當生活又曰君家有子婦無異吾家也吾欲就死病雖重尚可往赴也翌日命促行侍者以病革請止公曰吾不可死於公廨遂整冠上轎至金公家再宿而卒顧語

子孝曾曰汝性輕薄若涵蓄意思則吾無憂也言訖而逝乃十一月初一日也是夜公方屬纊而忽疾風大雷電人皆異之壽四十六 上聞公道疾遣御醫齎藥馳救 御札慰問皆不及焉 上聞訃驚悼贈諡有加京師士大夫莫不傷悼就公舊寓舍設位而哭諫院 啓曰奇某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所見超詣與李滉往復書尺講明性理之說發前賢所未發者入侍 經幄所陳無非二帝三王之道一世推以爲儒宗不幸有疾歸鄉中道而卒家世清寒無以爲葬請官庀喪葬以示國家崇儒重道之意 上允之明

年癸酉二月卜葬維州治北烏山里通峴山廣谷卯
坐之原公平日所指處也遠近會葬者數百餘人及
庚寅錄勳以公曾叅論議撰出奏文 贈輸忠翼謨
光國功臣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義禁府成均館春秋館事德
原君公資禀卓偉志氣高邁年纔志學便以古聖賢
自期待博綜經傳精究微妙旁通古今史傳無物不
格天人性命之理瞭然在目國家興廢人物得失之
辨如指諸掌尤邃於禮學自邦朝以至家鄉情文常
變儀節度數靡不探討折衷九流百家異端之學亦

皆泛濫求其指要最精於筭法雖專門名家舉不能及盖其穎悟過人觸處氷釋而然也玩心高明持己方正辭受取與進退去就必以其道廉而不刻和而不流雖英氣發越而處身行事常主謙挹鮮有不合中行者至誠孝友常痛兒時失恃不及持服每臨諱日必一月素食哀慕不衰色養嚴親長而愈篤伯兄某長於公一歲而事之如嚴君家事必禀而行居家喪祭一以古禮從事閨門之内鄉黨之間内端外溫一無間言 明宗末年正色立朝士大夫望之若祥麟瑞鳳倚以爲重及遭遇 宣廟久侍 經幄惓惓

以致君堯舜追蹤三代爲心每入對指陳傾倒非第
一義不談其論時事也務爲本根久大之規不膠於
俗習不騖於虛遠必欲持滿而發待時而動故於一
時變通之論猶不數數然也至爭論　上前曰此事
後必不成已而果然盖其宏綱大用素定於平日者
然也　宣廟之初退溪在朝追奉之典文昭之議皆
公素講定而退溪多從之其時以爲　恭懿殿於
明廟爲嫂叔當無服退溪亦然之公曰兄弟繼統嘗
爲君臣便同父子當服朞退溪大悟貽書朝中曰不
有君子其何能國人皆多公達禮之變而稱退溪從

善之遠焉承權姦濁亂之後士氣萎薾不振公特立
其間師友仁賢接引後進激濁揚清屹然若防之制
水者數年時人以小己卯目之其有功於新政甚大
旣而與相臣不合解職還鄉其憂世之志則未嘗忘
也壬申入朝雖因事赴 召猶不忘初志欲小試而
爲之兆也旣至而嘿觀 上下景象退而歎曰國事
已非矣自此益無意於進用方欲卷懷靜修益求其
所未能訓誨著述以幸後世不幸年命限之惜哉公
歿之後世道便乖東西之論爲國大患凡諸公建設
皆不克行而搢紳相軋賢否混淆朝廷遂大亂矣至

于丁亥橫議偏勝有置籍錮黨之舉先進名賢務為調劑者亦不得免焉當時有欲追舉公籍之者而持論者以為不可以某黨而延累于高峯其論遂止識者因此論公若不亡則黨論庶可調劑其為國家關重如此公姿近殆庶洞見道體其與退溪所論理氣之辨格物致知之義通透慱辨操戈入室退溪多屈己見以從之稱其獨觀昭曠之原退溪折衷朱子以後諸儒痛辨陸王似是之非有所疑碍必問于公他門人莫望焉公又與盧蘇齋論羅整菴困知記所見之錯作說辨明以卒退溪之志具在文集中退溪之

辭歸也 宣廟問朝臣孰爲學問伊時羣賢滿朝而退溪辭以不敢知惟云奇某博覽文字其於理學亦有超詣可謂通儒也但收斂工夫未至耳或問於退溪曰奇高峯行處不及知處退溪曰高峯事君以義進退以禮何謂行處不及知處自退溪倡道嶺南而公遠在湖外其與公遇于京師者三焉其他則惟以書尺往復而已退溪謙冲莊重公豪爽俊拔氣像又不同而然公服事退溪語嘿動靜惟退溪是式退溪之門從遊者累百而及其契許推薦惟公是先盖其韋弦相益宮徵相合殆曠世一遇矣故後來諸儒以

爲不但公實取裁於退溪退溪亦多見益於公云又
謂公之於退溪若横渠之於程氏西山之於晦菴斯
言得之矣嗚呼吾東方道學啓自圃隱而四賢迭作
然於博文約禮之旨距詖息邪之功則猶未大備及
至退溪而學的始正異端邪說摧廓幾盡公之道盖
與退溪同而不獲展於明良之際惟其所講明而羽
翼之者垂于簡策實與關洛所遺同符斯文興廢豈
偶然之數哉公之在臺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及其
退歸也未嘗爲章疏其意不欲爲越位無益之說也
公没後許篈爲史官始抄出奏對之辭爲論思録二

卷並退溪問答三卷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不事
模擬雕飾而氣力宏大典則峻嚴尤長於碑誌簡牘
信有德之言也配貞夫人李氏咸豐籍也十九歸于
公公家教克飭夫人承奉惟勤識慮絕人勤於治家
寡居二十五年教育子女義方截然其得於訓化者
多矣有三男一女男長孝曾早有才名登進士官至
僉正次孝閔孝孟女適士人金南重丁酉之亂與孝
閔孝孟遇賊不屈而死孝曾有一男二女男廷獻縣
監女長適承旨趙纘韓次適僉知中樞韓履謙公之
言行有家狀有年譜有國乘之載諸儒之評難於盡

載今撮其大者以備易名之考焉

統制使　贈左議政李公謚狀

公諱舜臣字汝諧李氏本德水縣人自高麗典法判書劭始顯歷三世至本朝有領府事弘文館大提學邉以文學進　贈謚貞靖生通禮院奉禮諱孝祖奉禮生兵曹叅議諱琚仕　成廟燕山兩朝爲臺官彈劾嚴正有虎掌令之號生諱百禄平市署奉事　贈戶曹叅判叅判生諱貞秉節校尉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議政府左議政德淵府院君配　贈貞敬夫人草溪卞氏嘉靖乙巳三月初八日生公于漢

城乾川洞里第方娩夫人夢叅判公告曰生男必貴宜名舜臣遂以名之兒時英爽不羈與羣兒戲常作戰陣狀羣兒推為元帥閭里有不快意輒凌挫之里人畏之及長折節恭謹讀書通大義然不屑佔畢業遂從武擧騎射絶倫雖遊於武人高簡靜默口無褻言儕流咸憚出其下萬曆丙子中第當試武經講說張良辟穀導引事與先儒所論合考官大異之既出身絶意進取不事干謁權知訓鍊院奉事兵書判書金貴榮有孽女欲與公為妾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宜托跡權門立謝媒人李文成公珥為吏判聞公之為

人且欲叙同宗因人求見公不肯曰同宗則可相見在銓地則不可見調童仇非權管秩滿還仕訓鍊院爲忠淸兵使軍官棲屑卑厄未嘗屈意徇人主將有非違盡言規正淸約律己一芥无所私轉鉢浦萬户水使成鏄欲伐館舍桐木爲琴材公拒之不許水使大怒而不敢取俄而見忤敬差官被劾罷歸叙爲乾原堡權管有賊胡亏乙只乃大父爲邊患公到任即設奇誘致生縛以獻兵使嫌其事不由己反以擅兵請罪朝廷内嘉其功而賞不行例陞叅軍丁德淵公憂服闋陞司僕寺主簿選授造山萬户時方伯建議

設鹿屯島屯田付公兼管公以地遠兵少為憂屢請添戍兵使李鎰不許及秋熟虜果舉兵擣寨公挺身拒戰射仆其酋虜即捲退公追擊奪還被擄屯卒六十餘人兵使欲殺公自解陳刑具將斬之軍官等環視泣訣勸飲酒壓怖公正色曰死生命也飲醉何為即就庭抗辨不肎署狀兵使意沮止因而聞 宣廟察其無罪命從軍自效俄以擊反胡獻級蒙宥全羅巡察使李洸辟為軍官曰以君之才何抱屈至此奏為本道助防將還為武臣兼宣傳官己丑春拜井邑縣監甚有治聲都事曹大中辭連鄭汝立逆獄被逮

詰理金吾郎搜取文書見公有答問書寄語公欲去之公曰吾書無他語且已在搜中不可不上竟無所坐大中之柩過邑前公具奠哭送人有詰者公曰曹公不服而死其罪不可知纔經本道使客未可恝視也鄭相彦信亦繫獄公適隨牒至京以其爲舊師也詣獄門候問聞者義之備局選不次擢用者公與焉蓋柳文忠公成龍與公同閑雅知公之賢力薦于朝也庚寅陞高沙里僉使臺諫論其亟遷尋進階堂上除滿浦僉使又論其驟陞改正仍任辛卯遷珎島郡守旋除加里浦僉使皆未赴任擢拜全羅左道水軍

節<sub></sub>度使是時倭釁已啓而朝野晏然公獨深憂之日修
備禦鑄鐵鎖橫截鎭口海港創作龜船其制如伏龜
上覆以板釘以錐刀使敵人不得登蹋藏兵其底八
面放銃以此爲先鋒燒撞賊船常以取勝壬辰四月
倭寇大至先陷釜山東萊由嶺南向京師公欲移兵
擊之麾下皆以離鎭赴他道爲難唯軍官宋希立萬
户鄭運議與公合公曰今日之事唯當擊賊而死敢
言不可者斬遂會諸鎭堡兵于前洋戒期將發會慶
尚水使元均盡喪水師遣人請援公卽引兵往赴玉
浦萬户李雲龍永登萬户禹致績爲之導至玉浦先

破倭船三十艘至固城聞賊入京 大駕西幸公西向痛哭引兵還營均等復請兵進至露梁破倭船十三艘追至泗川公左肩中丸猶不釋弓終日督戰戰罷軍中始知之莫不聳動六月初遇賊于唐浦有賊大酋駕層樓畫船金冠錦袍器仗甚鮮公一鼓薄戰以筒箭射殪其酋餘賊盡殲日午賊船又大至公以所獲樓船置前去賊一里餘焚之船中火藥暴發響焰騰震賊又敗退已而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悉舟師来會合戰於固城前浦賊酋駕三層樓船擁青蓋對戰即射殺之破三十餘艘餘賊登岸而走自是屢戰

皆捷賊斂兵遠遁遂與億祺還營賊復自梁山向湖
南公復進兵固城見乃梁遇賊船蔽海而至佯退誘
賊至閑山島前洋還兵大戰炮烟漲天盡破七十餘
艘賊大酋平秀家脫身以走將卒死者幾萬人倭中
震動賊又自安骨浦來援秀家軍船械加嚴備公逆
擊之燒破四十餘艘進擊釜山屯賊欲覆其根本賊
登高結寨以自固遂燒空船百餘艘而還時倭兵彌
滿諸路官兵義兵連敗莫敢枝梧獨公連奏大捷
上嘉之三加階至正憲下教書褒美公以本營地勢
偏左請移鎭閑山島控制兩道島在巨濟縣南乃兩

湖水路咽喉也朝廷遂置水軍統制使公以本職兼
領之統營之設始此初元均以單舸控于公聯名奏
捷而朝廷察公功大陞至統制均耻出其下始貳於
公公每優容之而均粗暴肆忿不遵節制公恐誤大
事引咎乞遞朝廷不得已而移均忠淸兵使均積憾
不釋締交朝貴搆誣公百端倭將平行長曾以馬島
事我國至是先驅入寇懇見我人詐請通款朝廷欲
脫出被俘 王子使慶尙兵使金應瑞往復議事平
秀吉因此行間使行長麾下要時羅密報曰和事不
成全由淸正主戰方今再來若令舟師邀擊洋中止

殺此人則兵自罷矣仍指言淸正船旗牌彩色朝廷
大惑之促公進擊如行長言公以其言詐謾不可測
守便宜持難者數日要時羅又來言淸正已過海泊
岸舟師何為失此機會於是臺諫交章劾公以逗留
之罪體察使李元翼明其不然柳相爀不敢救盖是
時朝論已歧矣 上遣侍臣廉問侍臣亦黨於均反
實以聞丁酉二月公被逮就栲将置重典鄭相琢白
于 上言舜臣名将宜赦罪責效 上亦念其功勞
特原之命從軍自效時母夫人卒于牙山公便道奔
哭成服即行嘆曰吾一心忠孝到此俱喪矣軍民遮

擁號泣遠近嗟惜元均代為統制盡反公軍政公在鎮作運籌堂與將士會議其中卒徒皆得自通均以貯其妓妾圍以籬障酣飲不省事搒楚殘虐一軍離心皆曰賊至惟有走耳要時羅又來言大軍方渡海可邀擊也朝廷又諭均促戰均既反公所為不敢言其難是年七月悉衆前進倭船左右誘引使之自困乘夜掩襲軍潰均走死百餘艘士卒皆沒而閑山遂陷公所儲置粮資兵械為數年之資者俱燼公之得罪均之敗亡皆倭諜使之也盖賊先據釜萊地方與對馬島形勢相應一帆直渡我兵雖進避而不戰迺

泊於左海與西海水路控扼之勢差異我軍之不得遮截以此而朝廷但見舟師屢捷責以必戰詢亦知其必敗而卒取敗皆遙制之失也閑山既敗賊由西海下陸進陷南原兩湖已不可守矣都元帥在晋州遣公收拾餘兵俄復爲統制使公以十數騎馳入順天府境得兵船十餘艘稍收亡卒數百敗賊兵于於蘭島朝廷以公兵弱使登陸進退公奏曰臣一登陸則賊船由西海直上京師危矣 上從之時湖南避亂士民百餘艘散泊諸島恃公爲蔽公與之約束團聚列于軍後與爲聲勢獨以十餘艘前迎賊于珎島

碧波亭下賊船數百来襲勢若山壓公不爲動一字
整陳炮矢四發賊兵披靡巨濟縣令安衛引船欲退
公立船頭促遣小艓命取安衛頭来衛遂進船殊死
戰賊大敗擒斬其名将馬多時軍聲復振捷聞 上
欲陞階崇品言者以公爵秩已高止賞諸将以下楊
經理在京亦送銀段慰賞時陸路被兵粮運不繼軍
中患之公一夜檄告避亂諸船諸船旣倚公爲重爭
自助輸並致衣服士卒賴以飽暖公雖起復從戎猶
素食日數溢米籌畫調度夜不就寢形容頓瘁 上
特遣使諭旨從權仍給滋味公涕泣勉受戊戌春移

鎭康津古今島募民屯耕南民繈屬歸之遂爲大鎭
是秋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東來陳悍驁　上憂公
失歡密諭以善待公盛具威儀迎于遠島至則大設
宴犒漢人皆喜然猶搶奪閭店我人騷然公忽令軍
士毁撤屋盖撤衣囊下船陳驚恠使人問之公曰天
兵之來如仰父母今見暴掠士卒不堪各自遁避我
爲大將不能獨留將移他島故也陳大慙懼卽詣公
摧謝挽留甚誠公曰大人若聽某言某卽留耳陳曰
當一從公言不敢違公曰天兵以陪隷視我人卽無
忌憚大人幸許某便宜禁斷則兩軍相保無事矣陳

許諾其後漢人犯禁公輒繩之島中安帖鹿島萬戶宋汝悰與漢船俱進擊賊獲船六隻首級七十漢人無所得陳方與公接宴聞之懟怒公曰大人來統我軍我軍之捷即天兵之捷何敢私焉請盡納所獲願大人悉以奏聞陳大喜曰素聞公東國名將今果然矣宋汝悰失望自訴公笑曰賊首乃腐斮也與漢人何惜汝功自有吾狀奏汝悰亦服自是陳察公治軍制勝節節欽服借我板屋大船自駕軍務大小動必咨訪每言公非小國人物若入仕中朝當為天下上將何自困於此上書 宣廟言李某有經天緯地之

才補天浴日之功語雖不中盖心服也陸軍提督劉綎以苗兵来與陳相約夾攻行長舟師進戰港口勝負未决劉師違約不應盖行長已聞關白秀吉死亟謀撤退而畏我舟師阻前啗劉以利故緩其攻又潛款于陳求假道甚切陳亦中其賄欲許之公用木片容書授示諷刺其非陳赧然而止行長知之又遣使于公遺以銃劒公峻辭却之倭壘方絶粮賴與漢人往来頗貿漢粮遂閉營不出陳慙失利欲捨行長往擊南海賊促公先發公力争不從行長又困請援于泗川賊即薩摩洲軍也強勇無敵持重不戰必於兵

勢最重處用之見行長急悉衆而至是夕大星殞海
中軍中恠之公與漢船迎戰于露梁自夜至朝數十
合賊兵敗却公忽中飛丸而卒公之姪莞有膽勇即
抱屍入房匿不發哭舉旗督戰如故舟中皆不知都
督爲倭船所圍我軍救之日午賊大敗走歸行長以
其間出舟師外洋遁去陳遣人勞公舟中已發喪矣
都督聞之自仆于椅下擗地大痛兩陣皆哭聲殷海
中　上遣官吊祭特贈議政府右議政柩返牙山一
路士民號泣設祭千里不絶明年葬于先隴之次部
曲請于朝立祠水營　命賜額忠愍巨濟兵民亦建

祠以時禱祀湖南人立碑于車嶺以寓悲慕甲辰冬
始修壬辰以来戰功以公爲第一加 贈左議政賜
効忠仗義迪毅協策宣武功臣録劵封德豊君遣官
告祭錫土田奴婢哀榮之典備矣公娶尙州方氏封
貞敬夫人有三子長蒼縣監次䔩正郞次葂有才勇
好兵公每稱其類己丁酉秋隨母在牙山遇賊鬪死
一女適士人洪棐庚出男二人曰薰曰蓋皆中武科
不得官公居家有篤行二兄先歿公傷悼甚撫育孤
姪婚嫁贈遺先於己子其操守貞介屹然壁立雖文
學之士繩墨自律者有不能及訓院之仕武職最下

而公處之怡然惟直己而行柳相琠見公有好樣箭筒求之公謝曰此一筒甚微而小人之納大監之受害義大矣柳相愧屈兵曹正郎徐益氣豪好勝儕輩皆憚之常欲越遷訓鍊院叅下官公據法爭之益不能難當下獄議律有胥吏告云有行賄蹊徑可以緩死公怒叱曰死則死耳何可苟免由其自守不阿如是故半世落拓世莫能知及遭亂著庸誠格　上下而猶不容於世議中陷刑獄亦以此也然公之發謀制事舉無遺策奮勇決機前無堅敵者豈非平日所養者為之本乎其治軍簡而有法不妄殺一人而三

軍壹志莫敢違令雖負氣倔強者望風自屈其臨戰意思從容常有餘地見可而進持難而退必三吹打耀兵而旋故身死之日紀律節度猶自若卒以取勝其在陣遠斥候嚴警衛賊來必先知之士卒服其神明每夜休士必自理箭羽常以空拳與射士待賊船逼前然後散箭與之又自操弓齊射將士慮公復創於丸扶掖諫止曰何不為國自愛公指天曰我命在彼豈可令汝輩獨當賊乎其以死勤事素定者如此嗚呼國朝將臣在平世遇小敵樹勳立名者多矣若公則當積衰諱兵之後遇天下莫強之冦大小數十

戰皆以全取勝蔽遮西海使賊不得水陸並進以為中興根本則一時勳臣宜莫尚焉至其立身之節死難之忠行師用兵之妙綜務辦事之智已試而可見者雖古之名將賢帥代不出一二者無以過也公之事績朝野多記載其在軍民追慕思詠者不可殫舉今姑掇其大略為此狀敬告于太常以備易名之考焉

## 綾城府院君具公謚狀

公諱宏字仁甫具氏本綾城人上祖藝顯於高麗勳封沔城府院君生滎儉襲封沔城君生禕左政丞謚

文貞公生成老判安東府生揚公州牧使始仕我朝
生致洪用武進知中樞府事生諱壽永以永膺大君
女壻官至知敦寧府事錄靖國勳封綾川君於公為
高祖曾祖諱希璟永柔縣令　贈吏曹判書祖諱淳
司憲府監察　贈領議政考諱思孟以雅望耆德為
宣廟朝名臣官至左賛成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
功臣議政府領議政綾安府院君長子宬蓮文科以
扈　聖勳封綾海君女為　仁獻王后公其季也妣
平山申氏　贈領議政平洲府院君諱華國之女以
萬曆丁丑某月日生公年當志學遭世亂不竟詞業

好弓馬談兵略倜儻不羈仕為宣傳官陞都摠府都事丁綾安公憂服闋拜陽城縣監光海初年換授高敞縣監是年登武科秩滿為武臣兼宣傳官久之拜長淵縣監時倖官塡内外亂政亟行兵民如在水火中而公澡身勤事惠利及民所至有頌聲觀察使特異之曰長者家兒固宜如此因事罷歸丁大夫人憂癸亥反正公以元舅之親粲首建之議錄靖 社元勳超階嘉義封綾城君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扈從公州陞資憲知中樞府事俄拜漢城判尹 章陵之葬以都監提調賞階正憲丁卯又以遷 陵都監提

調加崇政己巳出為慶尚右水使兼三道水軍統制
使公自遣際通顯常宿衛居中未嘗闒寄人或疑其
疎於理劇逮之鎮廉簡持身嚴公御下軍政一新遠
近稱歎暗行　御史李景義訪得其實數奏詳允有
賜書之褒秩滿入拜刑曹判書壬申移判工曹又以
惠陵都監提調賞階崇祿兼五衛都摠管癸酉有宮
禁妖變　上移御昌慶廢宮公監董繕修進階輔國
封府院君甲戌兼刑曹判書為畿輔摠戎使丙子扈
從南漢守南城屢勦撻騎撻騎不敢薄城丁丑正月
敵兵大舉焚砲樓以登公督衆大戰以却之陪衛還

都拜兵曹判書公自反正後常兼扈衛大將至是爲
訓鍊都監大將又兼　御營大將宿衛之兵皆屬焉
未幾辭遞兵判旋拜工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久之
辭遞庚辰復兼兵判即辭遞俄而復拜工判辛巳復
判義禁府事辭遞工判壬午十一月己巳卒壽六十
六　上傷悼特甚賻襚之禮加于常數自朝之士大
夫下至隷皂之賤聞訃奔走莫不悲涕者都監諸軍
塡咽街巷失聲號痛賻奠盡禮及葬舉軍白帽手炬
送至墓所不令而集如送親戚之喪用是年某月日
葬于楊州八谷山先隴之下公天資忠厚表裏洞然

好善嫉惡出於至性直己任真未嘗矜飾趍附故其
在下僚知之者已鮮翊戴之後又斂避權勢推賢讓
能而不自居故締搆之始柄任不及亦以此矣歷試
既久聲實漸著艱難之際 上下倚仗方恨見用之
晩咸冀其大拜焉其爲兵判也兼佩訓鍊摠戎 御
營捕盜四大將符前後兼備邊司掌樂院司僕寺軍
器寺諸提調寅酉在公文牒旁午而公處之沛然不
煩而理屬官胥僕無不畏愛而訓監之軍至今追思
以爲自置都監大將恩威並行未有如公者三判秋
部再判禁府率能推明法理洞察情僞讞決如流詞

訟無滯雖同朝共席闔門親戚終始不敢干以私時
或一斷以法情罪不稱而當之者不敢怨謗盖知公
無所偏於彼此也身居貴戚位埒台鼎而自處如布
衣時衣食服用一從儉約平生不事生産内氏世業
有素封之稱而未嘗經紀收拾或被人冒占而終不
何問晩年見國事危疑儕輩無可擔當者惟深憂永
歎至忘寢食常有范氏祈死之言鞠躬盡瘁非大病
則未嘗請急捐館之日適値西事之擾夙患心痛卒
劇不救嗚呼悲哉配貞敬夫人淳昌趙氏有一男二
女男曰仁堅叅靖社勳前任潭陽府使女長適主

簿李立身次適晉川君柳頎仁堅有子曰鎰進士嗟夫外戚之家寵祿之盛自古紀之矣求其賞稱其功任稱其材完名全節終始無玷者則盖千百之一二矣公少而襲膏華長而羣武弁初無師範學問之爲藉而乃能摧劉執柔竭忠殉國勲伐著於國家徳譽洽于軍民國人之論親踈無間雖大雅所載申伯之倫其亦庶幾焉謹錄歷官行事之大者以備太常之考太史之採爲後世永鑒焉

任踈菴言行錄

公諱叔英字茂叔自號踈菴又號東海散人本豊川

任氏判漢城府尹兼藝文館提學說之曾孫昌樂察訪崇老之孫繕工監役奇之子承政院承旨文峯鄭惟一之外孫生于萬曆丙子九月初三日辛丑中進士辛亥別試登第選承文院正字例陞至博士乙卯削奪官職門外黜送天啓癸亥復博士薦拜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遷弘文館正字歷著作博士陞修撰知製 教陞司憲府持平是年十月三日卒于京城蓮坊之寓舍年四十八先娶驪興李氏有一男一女皆夭後娶坡平尹氏繼後子塾

公天性夙悟才氣絶倫十歲能作古律詩壬辰亂後

連遭內外艱辛丑始赴擧進士會試古詩在高等考官有不悅者降置第六盖俗以進士第六多窮夭故也

公篤志慱古惟務記覽不以科擧爲意凡遇講試只一閱經書大小註理會義理不肯帖括成誦以此鮮團屢高等而到講席輒屈

公交遊甚廣初只慱求泛愛二十五六歲時私戒隣友某曰士君子雖不可有朋黨然素交不可不擇須默觀熟思擇其善者而從之自是益親近士類名卿耆儒無不降禮與交遊太學八九年疾惡揚善談辨

風發同輩憚之
庚戌春月沙李相公在銓閤公貧約薦授童蒙敎官公辭不就致書遜謝而已
辛亥始赴殿試效劉蕡策對數千言直斥宮闈干政戚里驕橫考官右議政沈喜壽奇之欲置第一同列皆疑沈相曰脫有他端我自當之同列皆曰壯元決不可遂置丙科末拆號光海果大怒峻責試官命削其名於是三司爭論累月不已領議政李德馨左議政李恒福等入對切諫光海不得已而從之猶傳敎云今後勿取程外之文如叔英策者沈相因此去位

壬子春始仕槐院未幾鳳山誣獄起政院擇擬鞫廳假注書公以未擬受點時史官多欲薦公恐忤光海意不果及是院中皆喜以為光海意已解皆勸就職公稱病不仕或規之曰何不暫就以少答上意乎曰吾觀其獄狀必誣告也一日仕進則後必為原從功臣以此不敢出非故慢上命也其後獄禍蔓延權石洲韠坐詠公對策事辭連栲死人為公益懼

癸丑誣獄又大起大臣百僚廷請論永昌名出推戴請速處置時獄事嚴急人人自危莫有異議公稱脚病卧家不出戒家人勿受騶直終不參請

閑居城東從遊者日衆公憤慨時事訓戒之際指摘
善惡太明乙卯冬李爾瞻嗾臺諫論公以聚徒謗訕
之罪削黜于外
公遯居廣州奉安驛八九年或因吊慶出入限郊坰
一日程不入曰旣以黜送爲名不可近京城門
壬戌光海以營建財匱　詔使將至大開贖放之科
就癸丑以後罪籍中自點犯輕者許納銀自贖人皆
應命公在應贖中親友或欲鳩銀代納公不許
癸亥還朝即入侍從士大夫虛己待之校理沈光世
白于　上曰任某與嚴惺金地粹皆以榮下官坐直

道廢錮十年宜陞六品以優之　上許焉翌日公入
侍言臣曩日被黜初不坐直言不合以此蒙賞金地
粹丁巳獻議未爲殊異亦豈可濫賞乎又上疏固辭
上允之以沈光世論事失實　命考察
是時設　卽祚大科初試考官多以不謹被責公爲
持平欲因此痛革廢朝鬻科之弊倡議力論請盡罷
其榜連數十　啓不已　上竟從之時生進會試已
掛榜壯元趙壽恒李行進等皆公學徒而公無所顧
惜
公志操卓犖其好仁惡不仁出於天性去就辭受動

以古人繩墨自處凡苟簡之行因循之習世俗所謂第二義者一切不留於心亦以此戒勵朋徒故遊其門者無不肅也

己酉春李爾瞻與柳黨相軋出守義州廣求贐章以行公內弟韓定國兄弟皆其狎客因此求於公公以小序應副末句云范丹慕貴之譏雖阻前亭之約孫楚傾城之送尚吟零雨之詩明其不肎見也明年爾瞻還朝益肆奸慝公大悔其作每於賓友間自責吃吃不已爾瞻頗聞其語又因韓輩諷以湖堂之選公輒罵爾瞻大怒（公被黜後爾瞻門客爲史官摘其序語以贊爾瞻蓋欲証公爲重歟誣後）

世小人之計巧矣

京城北有曹溪洞李爾瞻以曹是南冥姓字欲立廟祠南冥闢書院聚其徒為己鷹犬公聞而笑之曰曹溪祠南冥孔德里合祀先聖耶孔德里在京城南爾瞻指此為謗訕云

自壬子以後邪議朋興平日號為士類亦多濡迹公一切不與交其在奉安士大夫東南行者莫不造詣其廬公心所與者則就其館答謝其所不與者則雖大官視如行旅奉安寓舍南村有韓姓人舊與公親厚登第後附勢驟顯橫甚嘗因休暇還鄉屢造公致

款公謾謝曰放逐之蹤不敢踵名士之門庭以冒世嫌也一日公省墳還過其亭下韓臨視呼曰茂叔暫入公曰吾未夕饌不遑也韓曰此有飯願暫入公麾謝遽去韓大恚欲搆害之會其敗不及

公主判尹宗祀其先世臧獲土田頗饒公有所嫌不取孤貧樓屑人所不堪而處之泰然嫁遣二妹粟粒不資於人有若干市廛奴僕並除其役使專供祭物奴等亦為之盡力

居奉安饘粥僅繼或戲曰君真仙人能不食不死已未之饑或曰今年君必殆矣何以不憂色公笑曰我

已知當死死必爲餓鬼若復憂愁當復爲愁鬼一鬼
不容兩役故不憂也余贈詩云縱死非愁鬼今生是
謫仙鄭方伯豈素親公戊午冬按關東過公宿見公
飯粟曰吾營有列邑供紙紙價數倍於市君若以數
束紙送我當推移填簿收送價米使公得稍飯喫也
公曰此所謂防納者耶鄭曰貢物乃有防納耳此營
門紙價也士大夫家皆請受君無嫌也公正色曰輕
納紙而重受米非防納而何故人久別相見可喜奈
何以此事相勸鄭大慙再明過余語及曰士大夫之
不防納者鮮矣斯人並其近似者而不屑其賢於人

遠矣公之還朝祿薄不自資假貸繼之新娶尹氏在沔川亦不能迎致短衾破席獨寢空宇仍感寒疾友人權徹己借以長衾得少汗解便束其衾置架上是夜卒親友就視短衾覆體兩足俱露

世以文士視公以寒儉疑其拙以固執疑其拗此未必然公學古而不泥料事知人不臆而奇中聰察乎恕亦有過人者顧知德能言者鮮矣余亦晚交僅識其一二而不能盡其槩也

自辛丑後太學疏章多出公手戊申伸理成牛溪疏公所撰也庚戌秋太學復申前疏時諸生分黨多不

從者公當製疏謂同輩曰諸生有不從者而強名爲
太學疏於義未精吾輩別自陳疏可也終不肯製疏
既而疏上果被峻却
己未之役天兵分路大擧我國挾助公私憂之曰自
成祖北征後漢兵不能入虜巢二百餘年況胡鋒方
銳而中原兵力非復曩比此役恐不利已而果大敗
中外震駭公又曰漢兵雖敗胡亦孤軍豈能遽得志
於中國乎未幾熊經略守遼胡勢少挫國人頗恃以
安公又曰 皇朝用法太峻任事之臣以眚見誅者
多矣漢胡相持不無利鈍則不恱者必蹈其隙熊自

救不暇何邊事之圖既而熊公以不進取被劾去遼
俄以棄廣寧誅其後袁經略守山海關亦以胡入關
内不時赴救誅卒如公言
有洪姓老儒與公素相善公嘗謂余曰洪某不久必
入邪徑矣渠前日過我盛稱栗谷道學高明優於孟
子渠安敢妄論先賢其意不過以吾輩尊尚栗谷要
以此悅我其用心已左何所不至未幾洪交結李爾
瞻得除金吾郎受其陰嗾潛放死囚事發幾不測爾
瞻庇之得免遂為棄人
為承文著作例兼奉常直長莅管庫纔數月耳然勾

校精密鎚餕餘升勺不容吏僕偷耗日課陪隷即官墻下種松蔚然成行∴

科擧錄名時四館私於所識士子不以投牒先後聯次或不收牒直錄其名公在末席請一切已之諸僚咸諾諾既而違約循舊習公即取錄袖之曰此細事耳然約定之而背之非也諸人笑曰何至是令且仍舊無妨公終不出冊長官大怒以末官抗右位不恭使受面責館中後進有過則就各位前俯伏受責公恭謹依行終不出冊諸僚不得已從之

槐院之選新正字也以及第人名錄置房内諸僚以

次入視就可者名下密加一圈既畢計圈取多此古規也或言此類鈷筩非所以待淸選當於衆座公議受圈也衆皆然之公獨曰此例若行懦者或畏仇嫌其取舍必不公衆乃服

公記性絶人淹貫經史子集雜書小說人名地名一過目皆能領略久而不忘惟四傑四六集讀五六過終身記誦口授弟子傳寫一字不錯國朝典故氏族源委以至國內山川形勢州縣道里遠近風謠善惡財賦多少皆訪問諳悉尤邃天下輿圖據大明一統志證以史傳皆如親歷嘗於泮齋一見生進新榜即

一一背誦多士環觀驚以爲神嘗過楊根見道傍田中男女相與語聽記忠間曲折男女數人名後數年在龍津舟上認其人仍述其所聞而問其事首尾其人大驚

公之文長於四六車五山稱其小篇與王駱相上下統軍亭序文流入中朝翰院學士傳語我國使臣云千年已絶之調出於海外尤奇異云其板題多倩尹月汀金南窓李梨川筆迹宿德名宰乃爲後生寫文聯名不惟前輩敬士愛才可尚亦見公文之重於時也

公於四六法律精嚴非唐以上材則不用所引古事必用本書全文要語一字不苟安排至於行文未嘗作偶儷語專務平順暢達真所謂筆端有口詩則不拘格法直攄胷懷務去雕飾别是一體大篇排律則四六之餘也廣博奇僻古未嘗有其所引事料要為一部秘監西坰柳公以詩跋之勸其自箋觧公嘗自註未終而卒

公晚好濂洛書研究多自得每言王陽明雖博辯善遁吾觀其語脉自有破綻難掩處欲著論而明之亦不及

少時好觀奇勝嘗遊金剛遇異僧窮到九龍淵古今
人迹不到處有行錄傳于世後三十年余入金剛聞
寺僧苦擔輿仍問此事孰創曰楊府使士彥也曰有
不輿者乎曰惟任進士某云
公爲持平有所嫌詰　闕引避而退是夜無所病而
卒隣有老嫗言昨夢吏人持青紙赤管急索任持平
家正其易簀時也前卒之數歲頗有異說傳世如白
樂天王安國事及沒皆驗公異人也其生死必有先
兆世或以仙解稱之豈其然乎
上聞公卒謂侍臣李爾雨等曰任某不但才華眞讜

直人也 命別致賻加 賜棺材後 上御經筵講
禹貢講官多不明疆界 上曰吾聞任叔英能識中
國山川地形遇華人談說華人驚服信否侍臣對曰
有之 上曰任叔英讜直之士也早死可惜噫 明
主數字之褒亦足以不朽公矣
公之卒也首台完平公先臨哭吊領朝赴哭賻贈恐
後門生高弟喪之如骨肉憲府吏隷等亦聚米奉賻
噫公生平冷淡身後寂寞此豈有所為而然者耶
德水李植曰余抄茂叔遺稿凡五篇擴其所聞覩言
行尤著者三十餘條附于後掇拾摸索誠有所未旣

者或疑茂叔行太高論太峻學太多文太奇要之不類于中行曰此特其氣稟才質使然若假之以年卒其濂洛之志當不日而醇矣然非茂叔才質則雖曰學問亦不足以希中行矣

澤堂先生别集卷之十

別堂擇五